

鄭証因著

烽火忠魂

新流書店印行



鄭證因著

烽火忠魂 第二集

上海图书馆藏



AS41 212 0036 4722B

有塗改撕毀賠償價

新流書店印行

524412

鄭 證 因 著

# 烽火忠魂

第二集 目次

- 
- |   |          |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|
| 一 | 父傷母病子死妻亡 | ..... | 一  |
| 二 | 崔日山被捕了   | ..... | 一一 |
| 三 | 父母慘死鄧鐙入獄 | ..... | 二一 |
| 四 | 我是山中人    | ..... | 三一 |
| 五 | 斬關越獄     | ..... | 四二 |
| 六 | 討血債      | ..... | 五二 |
| 七 | 同仇敵愾     | ..... | 六二 |
| 八 | 一個特務的女人  | ..... | 七一 |
| 九 | 絕處逢生兄弟相會 | ..... | 八二 |
| 十 | 冤家路窄     | ..... | 九二 |

# 烽火忠魂 第二集

鄭證因著

## 一 父傷母病死子妻亡

上集敘至，崔日山之妻玉川，被大地主李愛泉之子李旺竹，誘至後面小房子內，橫遭強暴，終於含冤而死，崔老婆婆竟是不顧命的從鳳來村趕來，（原名爲鳳來里）崔鏡明受傷頭昏，不能行動，崔老婆婆來到雙楊橋，他是哭喊着要玉川兒媳，孫孫家寶，這時竹川太郎還沒走，憲兵警察全守在這裏，崔老婆婆拚着命的往裏闖，被一名憲兵，用力一推，老婆婆那還禁得住，一脚摔在門邊，暈絕過去，那竹川太郎此時滿足了獸慾，從裏面出來，憲兵警察押解着被捕的人，竹川太郎也坐上汽車回轉鳳山鎮。

這個崔老婆婆倒在門邊，在他這種地方是沒有人管的，這個雙楊橋住着的幾家，除去這個大地主李愛泉，其餘的就是他的一些爪牙們，誰敢管他的事，何況又是在深夜間，可是崔老婆婆暈過去之後，也沒把他搭出去，直到後半夜才醒來，情形是真慘，鳳來村就沒有人敢跟來看看，崔鏡明又因爲頭上的傷重，倒在家中出不來，現在誰還來管這個老婆婆。他醒過來之後，可是旁邊却有人看着他，崔老婆婆仍然在哭喊着要兒媳要

孫子。這時李愛泉反帶着手下的人來到崔老婆婆的面前，向他厲聲喝罵着道：「你這老東西，真是恩將仇報，我過去是怎樣恩典你們，一家全吃着我的飯，穿着我的衣，反給我惹出多少是非，你兒子已經作了奸匪，早有人報告了，因為你夫婦年老可憐你，我竭力的替你遮蓋，你們竟敢破出這條窮命去，無法無天，現在若不是我一再的阻擋着，你有年歲又該怎樣，一樣架進衙門問明了罪，槍斃了你們，現在你那該死的兒媳，竟敢在我這宅裏，當着長官面前逞凶、自殘，他現在撞死在後邊，把我的房子全污了，你這老該死的要賠償，你敢在這裏再這麼放潑胡罵，我可一樣的把你活埋了。」把他架進去，叫他把死媳婦趁早給我弄走，已經養了你們多年，我李愛泉不能替你們送死。

這一來，這個崔老婆婆真是呼天不語，叫地不應，這種冤到那裏去訴，被他們拉拉扯扯架到後面，可憐這個老婆婆看到好生生的的一個兒媳，來到他這裏，竟是慘死在這，老婆婆痛心死了，更看到死的情形，悲憤填胸，最可憐的小孫孫家寶尚爬在玉川的胸前，一手抓着兒媳的乳頭，一手抓着衣服，小臉兒偏着，就在玉川的胸口上，也是半死了。崔老婆婆哭着撲到兒媳身旁，見兒媳額上一個大洞，血脈繚繞，老婆婆把小孫孫往起一抱，口中在哭喊着：「可憐的孩子！可是家寶左手尚抓着玉川的裙子，此時竟被他把裙子拉起，原來是浮落在下身，崔老婆婆一看到兒媳下身的褲全撕開，更是血跡斑

斑，老婆婆暴吸聲：「好凶惡的禽獸們！」急怒交加，身軀向後一仰，連小孫孫全倒在席牀上，死了過去。

李旺竹他躲在門邊，等到崔老婆婆又暈過去，這個萬惡的東西真是視人命如草芥，竟派他手下人，連死的帶活的，全給搭回鳳來村，送到他家中，這老夫婦二人，遇到這種事，除了自己死，是絲毫沒有辦法，活的全成了半死，死的沒有人去料理，這個小孫孫被送回來，也只延遲了一天，隨着他可憐的母親同歸於盡，鳳來村中人，只好是替他們老夫婦料理這一件事，把這娘兩個就在村外舉行了火葬，別的人，自身雖則沒有他們這樣慘，可是也是照樣的一天一天的忍辱偷生，苟延殘喘。

並且現在崔鏡明他不只於是抗糧不交，辱罵官府，並且他兒子崔日出，逃走的事跡則無憑無據，誰也沒見到這個人，現在已經硬拍上他是作了奸匪，在各處活動，在明面上就算是恩典崔鏡明夫婦，李愛泉這種逞凶不法，無奈他的勢力在，誰也奈何他不得，因為現在崔家的地也被收回，不收回也沒有人種了，這個李愛泉他更催索欠他的債和利息，這老夫婦現在拿什麼還他，每天的吃全沒有了，只有撿些土糧食，拔些野菜，可是他家中這所房子倒還齊整，這個李愛泉竟欺負他家中無人，這老兩口子不會活長了，他更聽信他手下一個親信爪牙叫車成軒的主張，把他這所房子收了，就算是抵債，老夫婦

二人那肯就讓出這所房子，但是這種情況下，由不得你了，崔鏡明何嘗不想一刀把他扎死，無奈自己那還有那種力量，附近的幾個鄰居，更在竭力勸着，叫崔鏡明老夫婦二人看開些，這種勢力下，誰惹得起，好在他已經放了口風，還給留了後邊兩間小房子，這總比把你們趕出去住山洞好得多，手底下零碎東西，他們也看不入眼，老夫婦還能活下去，何況終歸你們是有三個兒子，現在雖則生死不明，萬一局面有個轉變，你兒子能夠回來，老夫婦依然有人養生送死，還是忍耐活下去好，崔鏡明自己身受這般慘痛的事，稍有血性的是無法忍耐，可恨自己年歲太老，受盡他們折磨就沒法報這個仇，自己跟老妻暗地商量答應他，房子給了他，我們全是活了今天沒有明天的，死了也帶不了去，留這口氣，活一天算一天，萬一我能夠稍微的強壯一點，我一定要親手殺了這個禽獸，這樣他們就算低頭忍受下來，把前面整齊的房子，完全讓給他，從後面房子那裏，堵上一條短牆，這老夫婦二人就住在後面這兩間小房子內。

李愛泉他要了這所房子，他是不肯來住，就歸了他那個愛泉高級貸所的經理人車成軒住下來，這老夫婦二人，真也難爲他們，一天一天這麼活下來，真是終朝每日在淒風苦雨中，什麼人也受不住這麼摧殘，崔鏡明雖是懷着復仇之念，可是這一志願決不會作到了，他是什麼年歲了，老妻經過這幾次事，已經骨瘦如柴，更被他們打過幾次，常常

的鬧着病，老兩口子就這樣活下來，已經沒有吃的，沒有燒的，崔鏡明還得天天去乞討些，找些野菜。

這鳳來村這麼大地方，雖則全窮苦了，可是終歸有些人早早的設法隱藏些食糧，反正誰家也不敢明着煮一滿鍋飯，對於崔鏡明老夫婦無依無靠，現在落到這般地步，全是多年的老鄰居們，所以這些人有時候節省自己的吃食，偷偷的周濟他老夫婦些，他們現在就這樣過着苦難悲慘的生活，在這時崔日山竟是帶傷歸來，要說是骨肉團圓，老夫婦本可得些安慰，可是現在的情況是不成了，崔日山這一回來，這個人在村中露不得面，那個崔老婆婆他是不怕什麼，但是崔鏡明却知道這個兒子回來，只有危險，所以還竭力的防備着，因為前面就住着這個車成軒的一家人，還仗着這老兩口子整天的就是這樣想起來哭一陣，喊一陣，崔日山今夜突然回來，前面還算是沒理會。

此時崔鏡明哭訴經過之後，崔日山是怒皆欲裂，自己痛恨自己現在這個傷可要了命，就這樣，咬牙切齒的向老爹爹道：「爹爹，你忍耐着這種情形，家裏我是不能呆，爹爹你弄些水，我把傷痕洗一下，紮裹好了，我還是想法子去，先離開這，我定要趁着爹娘活在世上時，我叫你們痛快一下，我是非殺這班萬惡的東西不可，我好恨，我在東海參加活動時，我就沒咬着牙回來一趟，那時我身邊有傢伙，身上沒有傷，什麼仇也報



了，現在真是叫我肝腸寸斷，束手無策，爹，媽，你們不要痛心，忍耐一時，兒子定要給我們全家報仇。」

崔鏡明他是點頭答應着，但是崔婆婆他那裏捨得再叫兒子走，又掙扎着爬起，抱住了崔日山，哭着說道：「好孩子，說什麼你也不能再走，要死咱們娘兩個死在一處吧，要不然我們跟着你一塊逃走。」崔日山知道母親是痛心過度，現在什麼利害他全不能顧了，一來是愛子情殷，再加上欺凌得太甚，他怎肯再叫自己走。崔日山只得硬盤慢慢的勸着，崔鏡明給他弄了水來，崔日山洗傷痕包紮傷處。

他這幾個月來，因為流離輾轉，在各處露宿風棲，還不覺得怎樣，因為自己一心一意的只盼着奔到家鄉，現在這一回來，所看到所聽到的，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凄慘憤慨，腿上的傷收拾了一陣，覺得十分輕鬆，崔鏡明把些剩飯給兒子吃，崔日山竟是怒火薰胸，吃不下去，自己在着急着眼前的事，離開家怎麼樣，傷沒好，不能動作，可是按情勢講，不童不走，這是多危險的事，個人回來送了命，兩個弟弟是沒有指望了；那麼含恨而死，死不閉眼，鐵打的漢子，也禁不住這麼折磨，天快亮時，再想走不成了，渾身發起熱來，愁恨急怒，全聚在一處，自己好容易盼着母親睡着了，想偷偷的走，可是才一站起來，竟是摔在草舖上。

崔鏡明趕到一扶他，自己可就絕望了，兒子身上像火燙，這怎麼叫他逃，逃出去也是死，還不如守在面前，恨聲向崔日山道：「日山，你病了，你這樣如何能走，好孩子，我們一家人命該如此，什麼也不必想了，你能夠帶着傷起回來，跟父母死在一處不好麼？我們放寬了心，任憑警察署來抓我們也好，李愛泉來捆我們也好，爹娘願意看着跟你一塊兒同歸於盡吧！」老頭子可痛心死了！

崔老婆婆也醒來，也是哭着道：「好孩子，聽你爹爹的話，那兒也不用去了，他們作惡，他們害人，叫他們遭天報吧。」崔日山自己也覺得自己這種情形不好，這種情形，離開爹娘也是沒有指望，但是實有些死不甘心，強掙扎着坐起，叫爹爹弄了一塊涼手巾，放在頭上，個人清醒一下，悲聲向崔鏡明道：「爹爹，請你把事情看清楚一下；若是准斷定我崔日山沒有指望了，那也就什麼辦法不必想，咱們等着死，可是你兒子只要沒有傷病牽累，這一年來，我可不像從前在家鄉那樣了，只有力氣沒有本領，我只要傷好了，病好了，兒子不是一個鐵打的漢子，爹爹，你別聽我媽的話，你也別那麼打算，我記得離開咱們家不遠，有一處山洞，你把我送到那裏，只要每天能偷偷的給我一口吃的，一口水，我萬一能活下去，咱們可就沒有後悔了。爹爹，我還是走，有一口氣，就掙扎一時，決意得這麼作，不要自誤，爹爹，你還是送我去。」

崔鏡明也因為活生生的一個兒子，就這麼再落在他們手中，是不甘心，忽然向崔日山道：「你既是鐵了心，想和死掙扎一下很好，我何嘗不盼你這樣，不必到山洞裏去，你那個舅媽，他還活着，他在鳳來村的北邊山灣里，可是他和咱一樣，比咱還苦，住着草棚子，就是他一個人，我送你到那裏去。」崔日山點點頭道：「我的舅母還活着麼？我能有這麼個地方暫時棲身，我這點病還可以好得快些，爹爹，咱們就往那裏去吧！」崔日山的母親聽見了兒子暫時不離開家鄉，自己還可以看到他，老婆婆也知道前面住的這個車成軒萬惡已極，兒子回來倘被他知道一定是一場禍事，也盼着崔日山暫時躲避開，兒子的傷痕和身上的病，只要能好了，他是鐵打一般漢子，不會再怕他們這些萬惡的東西們！崔婆婆所以也願意叫崔日山趕緊躲開這裏，天一亮了怕走不脫。

崔日山雖則全身像是火燒，可是強掙扎着，崔鏡明扶着兒子，更把些剩飯也帶在身邊，悄悄地走出這兩間小房子，在這小院中不敢出聲，崔鏡明還站在迎着前面牆角邊，聽了聽沒有什麼動靜，這才把那個小門輕輕地開了，架着崔日山走出門外，仗着自己住的這個地方，是緊靠鳳來村的南頭，往前出去不遠，就是大片的莊稼地，順着山邊走過來。可憐崔日山此時頭暈腳輕，他那裏還走得動，崔鏡明近來，被摧殘得也是沒有力氣了，這爺兒兩個走幾步擡一下，仗着最近警察署和附近的駐屯軍，常常的下鄉搜索奸

匪，村莊上的野犬全被打死了，若不然這爺兒兩個的行跡，也得被發現了，他們就這樣拚命的掙扎往前走，順着荒涼的山邊直走到天亮左右，才轉過這個山角，這裏已經沒有人家了。

崔日山的這個舅母，就住在前邊這個山灣內，他一家人也死得乾乾淨淨了。並且他兒子們當初也全犯了勾結奸匪的罪名，所以鳳來村全不許他住，現在這個老婆婆就在這裏搭了兩間草棚子，雖則年歲老了，他可是身體很強健，自己每天跑出好幾里地去，給人家幫工，作些勞力事，靠山坡前更種了些馬鈴薯將就生活，鳳來村他是輕易不去了，這個老婆婆每天只在盼着個人在臨死前，能夠看到這些萬惡的地主們，跟這當地官府們萬一有惡貫滿盈的時候，叫他們遭到惡報，自己死也閉眼了。

崔鏡明架着崔日山轉進山灣天也亮了，崔日山的舅母安老婆婆，他正起來在草棚前燒水，這爺兒兩個，知道附近一帶沒有人，遠遠地向他招呼，老婆婆和崔鏡明雖是至親，但是他們全是好久沒見面了，現在他們全在苦難中過活着，衣服襤褸，面容憔悴，人全變了樣子，老婆婆簡直認不出他們了，他這時把燒火的柴放下，緊走過來，崔日山在招呼着：「舅母，你不認得甥兒了。」安老婆婆這時才看出是崔鏡明父子，老婆婆立刻撲上前來，抓住崔日山，哭着招呼道：「日山，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？」崔日山流着

淚嚙吁吁說道：「舅母，你也知道，我是抓壯丁時逃走的，現在天亮了，恐怕有人看見我，給舅母你惹禍。」

安老婆婆此時好像滿懷冤憤無處發洩，好容易見到了親人，流着淚道：「好孩子，你不用怕，我還怕什麼禍，我早預備了死，你放心大胆，在這裏誰敢欺負你，我跟他拚了！」崔鏡明反到勸着一同走進草棚子內。

這一帶因爲是不能耕種的地方，又是靠山灣子裏，沒有人管，輕易也看不到生人走到這一帶，他們爺兒兩個，一個是年老，一個是帶病，這一段路，全走得筋疲力盡，此時坐在草棚內，安老婆婆勾起了自己傷心事，不住的哭着，問他們爺兒兩個爲什麼到這個苦地方來？崔鏡明叫兒子先躺在那歇息一下，這也叫天不絕人，崔日山這一路拚命掙扎，出了一身汗，已經把身上的燒滅退了，崔鏡明把這次來意，向這個舅媽說明。

這個安老婆婆他還不知道最近連玉川跟家寶全死在他們手中，老婆婆痛哭着說道：「日山，你是一個有血性有志氣的孩子，你不用怕，只管放心在舅母這裏住下去養傷，我這裏沒有人來，我雖是個婦女，看得明白，我們身受的這種慘痛壓迫，不能再忍耐下去了，我和你爹媽這般人，全是年老沒有用的人了，你正該自己和自己打算一下，我們要爲國家，爲自身，向他們這羣萬惡的東西算清這筆血債，傷好了，你要好好地幹一

下，日山，是不是？」崔日山點點頭道：「舅媽說的一點不差，只要我這個人能活下去，我決不這麼甘心忍受，現在我又傷又病，實在沒法子了，在老人家這裏暫時忍耐，但盼我能安然離開這裏，我總會幹出些大快人心的事來。」

崔鏡明歇息了一會，緩過氣來，向崔日山道：「好孩子，安心在這裏靜養，這裏雖然是荒涼無人的地方，總是小心，不要出去，個人把傷養好了，我這個有年歲人決不糊塗，你母親他雖是萬分疼愛你，可是他總有看不開的地方，你只要好了，趕緊離開家鄉吧。你是年富力強的人，留着這有用的身體，多幹些有用的事才對呢。這個地方不是我輕易能來的，我也不便盡是耽擱，要早早回去，過一兩天我在晚間再來看看你。」崔日山道：「你放心，兒子是咬着牙忍受一切，願意活下去，你不必惦念，要竭力的勸着我母親，他太可憐了。」崔鏡明含着淚，走出草棚，自己十分謹慎着，躲開這個山灣，他這種人出入鳳來村是沒有人注意的，回到家中，幸喜安然無事。

## 二 崔日山被捕了

這個鳳來村在這種時候，是三天兩頭的出事，時時在擾攘着，真是民不聊生，崔日山回家的事，似乎沒有一個人覺查，崔鏡明略微的放了心，過了兩天，個人更沒法找了

些治傷的藥，老頭子也是真可憐，自己不顧難堪的，只說是老妻病得重，向那些稍微吃得飽的人家，乞了些食物來；老夫婦全捨不得吃，趁着晚間，偷偷的跑到山邊，去看望崔日山，這次老頭子很高興，他的臨時作漢發熱，完全好了，不過他也禁不住這麼折騰，只是氣力支持不住，腿上的傷，經這個仁慈的舅媽，天天給他洗，給他包紮，腿上的腫消得多了，傷口也漸好，把帶來的食物全留下，這個舅媽安老婆婆告訴崔鏡明，你不用再惦着了，你別看我孤身一人，一個老乞婆似的，住在這裏，仗着我能操作，我現在除去自己吃的，反倒積存了幾個錢，我要給日山把傷養好了，好叫他給我們報仇雪恨，我總全想法子給他弄吃的，把他病養好，他這幾天把他在外邊的事全說給我，我聽了很高興，這裏你不用常來，腿腳也遲慢，何況我那苦命的妹妹，他身體又不好，還在病着，你好好照顧他吧」。崔鏡明看着兒子日山，已經沒有危險，大約再有幾天也就可以自己行動了，老頭子高高興興回轉家中。

這幾天鳳來村的情形越發的鬧得風聲鶴唳了，每天村子裏總要出一兩件事，不是被打個半死，就是被抓了走，弄得一班老弱居民，一時也不得安生，崔鏡明好幾天的工夫，沒到山彎去，這個崔日山這幾天的情形實是好多了，腿上的傷也不疼了，白天是不敢出來，恐怕遇見人，趕到晚間，或是天剛亮時候，順着山彎裏清靜的地方，自己活動

活動，覺得腿上已經有力量，走路時傷口絲毫不覺得疼痛了，他總在草棚子這麼藏着，自己如何忍受得下去，晚間向舅媽安老婆婆說道：「我父親好幾天沒來了，舅媽，我想他老人家這兩天只要來一趟，我向他說一聲，我想走了，我趕緊離開這個地方，這次我只要能夠走得開，我有投奔的地方，舅媽，時候不會過久，至多也就是一兩個月的工夫，我總可以回來，這個鳳來村是決不會有我崔日山立足之地，舅媽，只要我能再來時，我要把爹娘跟舅媽全接了走，遠遠的躲開這個地方，免得受他們的氣，死也找一塊乾淨土，舅媽，你想對不對？我盼我爹爹趕快來，我認爲我現在是可以走了。」

安老婆婆向崔日山道：「好孩子，先別浮躁，你的傷是好了，可是你自己沒看見，你臉上的氣色太難看了，舅媽這裏還沒短了你吃的，你再多養五六天，把氣力緩足了，那時你再走，舅媽也放心了，明天我要給你弄些好吃的來，因爲我常去幫閑的一個地方，他家中明天有些事，有幾個親戚朋友聚會，他們也是有勢力的人，我老婆子可以弄些好吃的給你帶來，你看舅媽住的這個地方多好，誰也不再找尋不到我頭上了。」

崔日山聽則是這麼大的一個漢子，並且是娶妻生子的人，可是這個慈祥的老婆婆却依然把他看成一個小孩子，這麼溫言撫慰，愛逾親生，崔日山對於舅媽這種情形，只有感激，心裏是越發難過，他看的出來，舅媽這麼大年歲，他自己捨不得吃，捨不得喝，



却願意把自己漿養好，感激舅媽的仁慈，越是痛恨官府和李愛泉地主的獸行殘暴，自己可是不願勾舅媽的傷心，只有連連答應着。到了第二天，安老婆婆一早燒了些水，煮了一鍋飯，叫崔日山，吃喝足了，囑咐着自己千萬不要出去，我這個草棚子，凡是鳳來村附近的人全知道，我是一個老乞婆，沒有人肯再到我這草棚子裏來，你在裏邊好好的歇息着，我必要早早的回來。崔日山答應着，安老婆婆遂走出。

崔日山真個的聽他的話，躺在草棚子裏，自己在打算自己的事情，凝算着離開這裏投奔的地方，過了中午之後，也就在三點多的光景，這時是一個極清靜的時候，本來這個地方輕易是見不着人，安老婆婆，也很惦着日山，自己留在草棚子裏，在外面總覺不安心，所以弄了些吃食東西，緊趕回來，這段路很遠，到了山邊這裏，順着一片樹林子轉過來，遠遠的就張望着自己的草棚子這邊，見這裏十分清靜，自己放了心，一直的往草棚子這裏走來。

往山彎裏一拐的一刹那，突然從樹林子裏後邊竄出一條獵犬來，因為安老婆婆用一個繩兜子提着一繩兜子牛骨，這是人家剩下不要的，他爲是帶回來給崔日山煮湯，老婆婆一片疼甥男的慈心，反招大禍來，這頭獵犬出來，往前一撲，竟把安老婆婆這個繩兜子咬住，安老婆婆在驚吓之下，繩兜子撒了手，牛骨也撒在地上，這個安老婆婆着手還

有一根木杖，他腿腳雖好，可是凡是住在山邊附近的，出行時手中必須有個木杖木棍，好提防着野狼出現，或是凶惡的野狗，老婆婆容易往返奔波十幾里，給崔日山帶來這點東西，已經到了家，被這頭狗全給搶去，散落地地上，老婆婆情急，掄起木杖來照着這頭獵狗就打去，此時樹林內，已經有人在招呼着這條狗往外跑來，這是有人帶來的獵犬，他主人的呼聲，他是最肯聽的，老婆婆這一木杖，打了這條狗一下，狗在狂吠着，可沒往前撲，安老婆婆也是一時情急，他依然追着這條狗打，樹林中的人，已經走出來，立刻罵出了口：「大胆的老乞婆，你這種下賤的東西，敢打我的狗。」

這個安老婆婆他被驅逐出鳳來村已經二三年，村中是不許他去的，他住的這個地方又僻靜，鳳來村的老住戶，他是全認得，無奈眼前這個人面生，安老婆婆就不知道他是誰，老婆婆到了這種境地，是什麼人不怕了，他可不知道，這個開口罵他的是這鳳來村大地主李愛泉手底下的人，他名叫養富弘，跟那個車成軒是李愛泉手底下一狼一獐，他更在警察署掛着一份差事，此時他帶着獵犬，到山邊閑遊，想不到竟被這個運敗時衰的安老婆婆遇上，他一開口罵，安老婆婆也瞪着眼道：「你這個不講理的人，這狗是你的，你爲什麼不牽着他，把我的牛骨全搶去，你還敢開口罵人，我偏打這個畜生。」安老婆婆說着話把木棍掄起，照着這條獵狗又打去。

這個養富弘他可知這個窮老婆住在山邊，不過他已經到了這般地步的人，平時他雖則不斷的從山邊過，他決不把這幾個老乞婆放在眼中，此時在他面前居然這麼無禮的向他挺撞，已經是怒不可遏，這時再一掄木棍，打他的狗，這個養富弘立刻罵了聲：「該死的老乞婆，你是找死了。」他立刻向自己這條獵狗一作勢，口中喝喊了聲，這條狗立刻發了威，向前猛撲，老婆婆雖則手中有這條木棍，他那裏抵擋得住，立刻衣服被撕破，胳膊腿被咬傷，老婆婆一邊掄着木棍，一邊還在罵着：「你個天殺的，拿我們窮人不當人。」

可是這種狗太厲害，別說一個年邁的老婆婆，就是壯漢也敵不住，這個老婆婆被咬傷好幾處，緊往草棚子跑，這個養富弘他真是萬惡，他一邊拍手狂笑着，仍然喝着這條狗追，崔日山躺在草棚內，本是睡着了，被獵狗一陣狂叫聲驚醒，自己趕緊坐起來，從草棚子裏邊竄出來，一眼望到自己的舅媽被一條獵狗追着，衣服也破了，好幾處流着血，後面還有一個人拍手狂笑着，闕這條獵狗，叫他往前撲。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人不暇細想自身有什麼危險，舅媽這樣，崔日山萬不會再忍在草棚子裏看着，他猛往前一竄，猛撲過來，把舅媽抱住，伸手把他木棍子奪過來，一邊擺動着木棍，擋住這條狗不叫他前撲，却向後面那人高聲招呼道：「喂，這個人還不把狗喚回去，咬死人不償命

麼？他這麼大年歲人，你居心何忍！」一邊說着，自己趕緊抱住了舅媽往回退，到了草棚子邊一鬆手，安老婆婆倒在草棚的門口。

那個養富弘，見草棚子突然出來壯漢，他對於這個崔日山雖則也是不認識，因為他先前是在市鎮那邊，李愛泉經營的買賣內，他到鳳來村雙楊橋還不到一年，但是現在這個時候，安老婆婆草棚內突然出現這麼個人，他立刻起了疑心，這種狡猾奸詐之徒，他居然立刻招呼着獵狗，他更趕上前來，把獵狗拴住，向崔日山注目的看着冷然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在這裏作什麼？」

崔日山，他因為從東海邊逃下來，自己決不能再提真名實姓了，所以毫不遲疑的說道：「我叫安富生，我是在礦山上作工的，因為我腿上長瘡，暫時作休養，這是我的多年沒見的老孀母，你問這些有什麼用，這麼大年歲的人，你放狗咬他，難道窮人就可以隨便的欺負麼？」這時安老婆婆他雖則被咬傷好幾處，連痛帶怒，幾乎暈去，可是眼前最叫他担心的的是這個崔日山，他趕忙掙扎爬起，抓住崔日山，向這個牽狗的說道：「你這個不說理的人，若不是我姪兒，我老婆子就被你這條狗咬死，你們太欺負人，不講理了！」他一邊說着，一邊往草棚裏推崔日山道：「你不用管，你的濟還沒好，我叫他這條惡狗咬死吧。」他抓着崔日山是暗暗的示意，用力推着崔日山，叫他進草棚子，老婆

婆把崔日山推進草棚子口，自己堵在草棚子門口一坐，一邊哭着，一邊喊着：「你們欺負窮人，把我咬死吧，我也活夠了。」

老婆婆是盡情的哭鬧，他爲是不叫這個人，再向崔日山問話，這個養富弘眼珠一轉，他立刻冷笑一聲道：「你這個該死的東西，你不要命想死，你等着吧，早晚全叫你趁心如願。」他牽着這條狗，很快的轉身走去，這個安老婆婆哭一陣，鬧一陣，直看到這個養富弘轉過山彎，崔日山在草棚裏呼着：「舅媽，你不要鬧了，他已經走遠，快進來，我看看你的咬傷。」安老婆婆這才走進草棚子內，被咬得很重，血跡淋漓，可是顧不得傷疼，向崔日山道：「糊塗的孩子，你怎的竟冒昧的闖出去，這個東西我沒見過他，你看那種情形，決不是什麼好人。」

崔日山道：「這些事你先用管，我先把你的傷整理一下，這全是我害了你。」崔日山趕緊的弄了些水，把咬傷處給舅媽洗了洗，更把爹爹給自己送來的治傷藥揀傷重的地方，敷上些紮裹好，崔日山他也看出這種情形與自己十分不利，但是眼前處到這種境地，舅媽被咬傷這麼重，自己能夠就這樣走開麼，何況爹爹也沒來，這個安老婆婆也是強自掙扎，忍着痛楚不肯說出來，但是這種痛心難過，真有些呼天不應叫地無聲了，向崔日山道：「這個情形，我們應該防備一下，你可不要疑心，舅媽是不怕什麼了，我

想到村邊煩了可靠的人，給你爹爹帶個信，叫他來一趟，你們爺兩個見個面，我也好打發你逃走，萬一他們真是和官面上全有勾結的人，就許弄出對你不利的專來，就是他們認不出你是什麼人，可是官面上的人來了也是麻煩。」

崔日山看到舅媽這種情形，從這裏到鳳來村的村子邊，也是很長的一段路，他已經帶着傷那裏還走得了，自己反倒勸着安老婆婆道：「舅媽，你不用担心，那有那麼冤家路窄的事，我們惹了狗，還沒惹了人，舅媽被咬傷這麼重，難道他還不饒我們麼？放心沒有事，我們留些神，萬一真個有人來時，這麼個清靜地方，我也會躲避一下，我想我爹爹今晚也許會來的。」安老婆婆不過是強自掙扎，但是這時傷勢發作，也實在有些不能支持了，崔日山總是一個男子，他這麼勸着，安老婆婆也覺得或許不致於就會出事。

這已經很大的工夫，天色已晚，這個地方這麼荒涼冷靜，住在草棚子內，也沒有燈火，全是黑了就睡，可是現在安老婆婆身上的傷疼，吃了這麼大虧，反要提心吊胆，怕有人再找尋來，這個老婆婆從天一黑，躺在草蓆子上，他那裏睡得着，一陣陣疼得出了聲，一陣氣憤難支突然坐起來哭罵，這個老婆婆真是形如瘋狂，他簡直要氣瘋了，崔日山坐在舅媽身邊，在黑影子裏，不住的勸着舅媽，按着舅媽，叫他安靜的睡一刻，這樣

老婆婆折騰很大的工夫，崔日山也始終沒敢倒下睡，坐在他身邊，老婆婆他那裏睡得着，不住因為心疼崔日山，自己也是強自忍耐着，老婆婆稍微安靜些。

崔日山坐在那閉着眼才有些迷離，安老婆婆突然怪叫了一聲，坐了起來，雙手抓住了崔日山道：「怎麼，我從草棚縫子裏看見有亮光，連閃了兩次。」崔日山忙說道：「舅媽，沒有事，你是精神不好，自己起疑心。」崔日山剛說到這句，自己也聽得草棚子後，簾簾的連響着，這個老婆婆突然把崔日山的手一甩，猛竄起來，他伸手就把立在草棚子門邊の木棍抓起，口中在罵着：「我看是那個沒心肝的禽獸，敢再找尋我。」可是他這話聲沒落，噗通一下，已被來人抓住甩出去，崔日山也隨着舅媽的身後往外闖。

可是才從草棚子外一挺身，面前電筒的光一閃，照在臉上，有人在喝叱道：「不許動，動就斃了你。」崔日山不由的哈哈一笑道：「禽獸們，老子這條命交給你們了。」可是他安心想拚，弄死一個算一個，但是來的人，那還容他動手，草棚子兩邊全埋伏好了人，此時左右突然有人把他雙臂抓住，一桿手槍的槍口，已經抵在崔日山的胸前，很快的一副鏡子已經扣在他腕子上，這時四五支電筒，一齊照着，崔日山再不能掙扎了。

此時他們電筒光中，看見果然內中有白天牽狗的那個小子，抓自己的兩個，全是警察署的人，迎面一個却是李愛泉的手下車成軒，那個牽狗的用電筒照着崔日山的臉，冷

笑着說道：「崔日山你好大的胆子，你敢到鳳來村，替奸匪臥底，小子你是送死來了，走吧。」他這個話沒落聲，叭喳一下，這一棍子正兜着他後腦砸下來，哎喲一聲，身軀向前倒來，可是旁邊一名警官一抬腿，照着身後動手的這人一脚端去，跟着噹噹的兩槍，趕情這正是這個安老婆婆，他闖出草棚子門，他因為還沒看見究竟是什麼人，已經被人一把抓住給擄出去，這羣東西也因為沒把他放在心上，本來一個有年歲的窮老婆子，把他擄出去，就沒有人再理會到他，這個老婆婆他一被擄出去，已經明白辛苦多日漿養好了的甥男崔日山算完了，老婆婆痛恨交加，一肚子的怨氣，他把傷痛全忘了。

### 三 父母慘死 鄧鐺入獄

崔日山被捕，這是在黑地裏，電筒子光全是從崔日山身上照，老婆婆的木棍始終沒撒手，老婆婆悄悄地起身軀抬了抬，他知道這次崔日山被捕，全是那個白天牽狗的惡徒，老婆婆此時怒火燃燒着，力氣反倒增加了，那邊幾個人正在耀武揚威的向崔日山發着威，這個安老婆婆他看準了這個冤家對頭，正在自己的附近，這也是這個東西作惡太多，他萬沒想到這個帶傷年邁的老婆婆，還會暗算他，安老婆婆挺身站起，正好在這個養富弘的背後，他雙手握着這條木棍，把力量全用足了，這一木棍砸個正着，這個養富



弘頭上被砸得鮮血竄起，身軀倒下去，他雖則當時沒死，這種傷也就不易活了，可是警察署的人，已經開了槍，安老婆婆當時被打死，崔日山的手已經被銹上，他們用槍威脅着，自己看到舅媽爲個人的事慘死，他只有蹣跚着腳的痛哭，但是這個車成軒立刻趕上前來，拳足交加，一陣暴打，警察署的人們也在用手槍砸了他兩下，不准他再哭再鬧，他們立刻把草棚子內搜索一下，這裏任什麼違法的東西找不到，他們立刻分出兩個人來，把養富弘先搭走，至於他的死活，崔日山就不曉得了，這些人押着崔日山一直的趕奔鳳來村。趕情這般萬惡的東西們，他們依然不肯放過崔日山的父母，這般人帶着崔日山進了鳳來村口。

這次的事，固然是由這個養富弘發現，崔日山的踪跡，可是依然還是那個估據了崔家房產的車成軒，對於崔老夫婦留在房子後面，雖則只估着那麼兩間小房子，這個車成軒仍然是看作眼釘肉刺，他總想着把這老夫婦趕走了他落個眼頭清淨，這所房產就完全算他的了，有這老夫婦住在後面，終歸是一塊病，但是他也不敢過分逼迫，恐怕村中動了公憤，他不過是在等機會。

崔日山回來的那夜，那個崔老婆婆的哭聲直到半夜中，後面這兩間小房，還有說話的聲音，車成軒當天夜中因爲吃醉了，他本人始終沒起來，可是他家人，却聽到後面

小院內，情形可疑，不過他們這種人住在鳳來村，也是時時提防着有人不利他，後面隔斷的這段牆，很高，他們無法張望，可是想開門出去，轉到後面去看，因為只有車成軒手裏有槍，沒有他的話別人也不敢拿出來，他們是沒看到什麼，但是崔鏡明送兒子往山邊去，後面的小門響，他的爺兒兩個脚步的聲音，他們可全聽見了，分明是有兩個人走出村去，在一個深夜裏，他們始終沒敢跟出去，可是到了第二天却把這個事告訴了車成軒，車成軒把他家中人罵了一頓，瞞怨他們爲什麼不早早的報告他，這車成軒暗中對於崔鏡明老夫婦就注了意，他們這般人更是無事生非慣了的人，暗地却派人監視它老夫婦的舉動，可是崔鏡明他這次事作得很嚴密，所以暗窺了好多天，沒找到什麼證據，現在鳳來村除了幾個沒有心肝的人，甘心作他們的走狗，所有這村中人，口頭上全是十分謹慎，誰也不肯給誰惹禍，偏偏地冤家路窄，養富弘牽着獵狗，往山邊遊玩，竟是遇到了安老婆婆，以致於崔日山的行蹤敗露，落在他眼中，這養富弘他本是不認得崔日山，但是在這種時候，各處的游擊隊在活動着，一般愛國人士，暗地裏也在活動着，所以軍部這方面時時地也在命令着，各地官府嚴防奸匪，他們已經在注意着，鳳來村這般貧民們。

養富弘看到這麼個面生壯漢，他當時並沒發作，立刻回轉鳳來村，到大地主李愛泉

家中，他把這件事說與了李愛泉，這個李愛泉他有極大虧心事，他知道崔鏡明有逃走的兒子，將來是禍害，他更是這鳳來村的地主，對於這般貧民的情況瞭解的清楚，他知道崔鏡明家中除去他二個兒子，是沒有別人了，他家中從來沒有遠處的親戚朋友，深夜間他家中來了人，太可疑了，立刻告訴車成軒等要十分注意，趕到養富弘一報告他所發現的事，仔細的一說，所看到的這個人，身形面貌，這李愛泉已經認定了是崔鏡明長子崔日山的回來了，他立刻報告警察署特高組，這種事就讓所見的人不是崔日山，在這種時候他們是只有錯拿沒錯放的，何況是一個少壯的人，這尤其是他們應該注意的對象，所以立刻通知警察署方面派了人來，到鳳來村外山邊把崔日山捕獲，當場這邊因有受重傷的人，這條命全不易保了，車成軒既已認明是崔日山，養富弘幾乎當場廢命，他更有了藉口，立刻帶着這些人撲奔到崔日山的家中。

可憐崔鏡明還在妄想中，兒子崔日山傷已經完全好了，他早晚能給全家報仇雪恨，自己本是想去到山邊看一下，但是老妻這兩天病又是重些，他又是得夜間去，所以今晚又耽擱下來，此時架着崔日山從房後轉來，崔日山一看這種情形，爹娘又要被連累，急得他忙向車成軒招呼道：「車成軒！我崔日山自己該死，自投羅網的落在你們的手中，車成軒！我崔日山絕不含糊，槍斃的罪我認了，足夠你領功受賞，我爹娘那麼六年歲，

求你可憐他們吧！」

崔日山這個話，他們那肯聽，那兩名架着他的警佐，立刻照着崔日山就是兩腳，口中在喝罵着：「該死的東西，不許多廢話！」他們現在是張口就罵，舉手就打。此時已經到了自己的門口，這一片凌亂喧嘩的聲音，崔鏡明已經聽見，並且是已經到了他門口，老頭子戰兢兢地到了小門邊，他可是不敢開門，只是外邊「拍拍」地連着打門，崔鏡明還在問着，你們這是作什麼？可是外面嘩啦一下把門踹掉，人已經闖進來，幾隻電筒照着，那個車成軒一把就把崔鏡明抓住，向警察招呼着：「就是這個老狗，把他帶走。」

崔日山現在被架着在門外等候，他還想闖進來，替爹多分辨，可是那裏還容他說話，車成軒他更是安心斬草除根，這種機會他焉肯再放過，更招呼着警察們道：「裏邊還有一個也得帶走，這羣東西們萬惡極了，他們裝窮裝病，暗地裏勾通奸匪擾亂地方，一個不能留，把屋內要搜一下。」他話聲中警察們已經把門拉開往裏闖，崔鏡明此時已經看見兒子崔日山被捕，老頭子跪在地上向他們哀求，崔日山被打着，也在向車成軒哀求他開恩，放了他爹娘。這時屋中一陣亂響，跟哭罵的聲音，和什物摔砸的聲音，那個帶病的老婆婆，他已經和進去的警察拚了命。他手中抓着什麼算什麼，把警察的臉上砍傷，他終歸是一個帶病的女人，被這名警察抓住用力的向外一摔，把崔老婆婆摔在小院

內，可憐他最後連兒子的活面全沒有見，被摔死在院中。

那個車成軒他是毫不介意的說着道：「他們全是奸匪，有拒捕的情形，死一個，死十個也沒關係。」崔鏡明他見兒子被捕不易活了，老妻又當場斃命，老頭子可沒有盼望了，他此時尙被車成軒抓着不放手，崔鏡明口中哀呼着道：「車成軒，你難道一點人心也沒有了麼？我一家人跟你有的什麼仇，害得我家一個不剩。」那個車成軒却用力往外一推，口中在罵着：「老狗！你自己找死！怨誰。」撲通一下，把崔鏡明推得倒坐在牆根，他口中在招呼着：「你們把這老東西網上，從他身上也得追問勾通奸匪的情形。」這個崔鏡明他被摔在那，把一個汲水的大瓦罐子撞倒，裏面的半罐子水流了一地，老頭子摸到這個傢伙，殺機陡起，他口中忙招呼道：「車成軒！車成軒，我們認了命，我跟你走，到衙門去說理，我還跑的了麼？」他這麼說着掙扎爬起。

崔日山在門外，忙的招呼着：「爹爹，你不能去！罪名由我一人担了。車成軒你作一點好事吧，我不能叫他去！」崔日山中說着，他不顧警察的暴打，往裏掙扎。這一來車成軒分了神，只顧招呼着外面的人，架着崔日山走，一名警察也在伸手抓崔鏡明，可是老頭子已把這個瓦罐子抓在手中，他咬緊口牙，照着車成軒的頭上砸來，那個警察在用力的擋他，車成軒也是偏着身子躲閃，橫起左胳膊來往上擋，老頭子是拚死，這一

瓦罐子叭啵一聲，砸在了車成軒左半邊臉上，車成軒嚙呀一聲，身軀向後邊倒去，那名警察正把手中的槍掄起，照着崔鏡明身上砸來，崔鏡明他是安心求死，他已經得了手，口中在喊着，「日山！我不管你了！」在喊聲中警察的槍也砸在身上，他自己的頭也往牆來撞個正着，這一來，老頭子已經倒在牆邊，也落個當傷斃命！車成軒被警察抱住了，可是他砸傷得也重，全身也如血洗了。

這個小院中，這一陣亂，車成軒的喊聲，他家中人一牆之隔，那會聽不見，立刻全舉着燈趕過來，他的妻子看見了車成軒成了血人，立刻撲在他身上哭叫着，忙招呼人把他搭起來，找到了車子，先把他送到市鎮的醫院中去救治，警察署的人們，全恨極了崔日山，當時又是一路暴打。崔日山是咬緊了牙，任憑他們打着，踹着，那個車成軒的惡老婆，更是無情無理，崔老頭子死在小院裏，他認為是該死，他丈夫被砸傷，却認為崔日山這一家人，罪大惡極，現在崔日山在這種情形下，他知道自己再掙扎抗拒，不過是多受些眼前的苦難，自己這個身體，任憑他們殘暴凌辱，只有這顆心沒死，自己要忍耐到最後的一剎那，活一時要等待一時的機會，現在好幾桿槍擺在面前，我把這個惡女人一脚踢死，他死了有什麼用，自己的血要流着，換最後的代價，所以任憑車成軒的女人打着罵着，崔日山只有往後躲閃。此時警察署的人，也在攔阻着，因為這個人案情越發

重了，眼前是好幾條人命，得往衙門裏去交待。

這時地主李愛泉，也就是這鳳來村的村長，也起了來，見事情鬧得這麼大，遂招呼着警察署人，儘管把崔日山帶走，這裏的事完全由他辦理，警察署的這般人把崔日山押進了警察署，把他更轉到特高組去審訊，現在已經確定他是破壞治安的奸匪案件，把當場打死了辦案人員，也全推在他身上，現在審理這種案子，完全是用刑訊，崔日山已被收進來，就是一頓皮鞭子，打得他遍體鱗傷，可是那肯就這麼放過，現在就是逼問崔日山參加游擊隊的組織，曾經活動了多少時候，根據地在什麼地方，曾經殺死多少日本軍，破壞了多少次交通，以什麼人爲首，所認識的全是什麼人，向他身上嚴厲追問。

這個崔日山，他因爲自己參加的組織已經全部覆滅了，他個人是絕不推托承認，自己逃過抓壯丁之後，確實是投入游擊隊中，所以他對於自己的那個組織完全承認。不過他們這撥東海游擊隊只剩了他這麼一個活動的，崔日山是要求把自己爽快的處置了，願意領受死刑，問到別的，咬定了牙是不知道不認識，自己落在他們手中，休想活下去，焉能再出賣一般同志們，崔日山他其實知道的很多，對於金川一帶好幾股，游擊隊根據地全知道，現在他是咬定了牙，不能落死後的罵名，可是這種毒刑，真不容易當了。

他被捕進來，自己知道沒有一分活的希望，在警察署方面，特高組的日人竹川太

郎，他知道自己不是玉川的丈夫，這個萬惡的東西更不會放過自己，所以崔日山只求速死，不過事情有時候實非想像所能預料，他被捕進來，這個竹川太郎竟沒有親自審問，因為他是審理着另一案件，比這個案子還重要，可是到第二天，他雖則聽到李愛泉的報告，知道了崔日山的出身來歷，他也預備親自收拾他，偏偏他在這時，接到了命令，把他調到釜山特務機關，他拿朝鮮人的血，換得晉級高升，命令很急，是立刻就得起，現在他們這種機關收容的案件太多了，像這一類的案子，一百個也逃不出一個活的去，不過是早死晚死，竹川太郎一走，審理崔日山的官員，却不容他爽快的死，非從他身上追問出別的游擊隊的情況，和他們的根據地，好好的派兵剿捕，為得強化他們侵佔力量。這一來崔日山這個活罪可不好受了。

每一次審問，就折騰個半死，緩兩天還是問，任憑你是鐵打的漢子，也把你折磨死，崔日山雖是身軀健強，但是他經過傷病飢餓的摧殘，現在真有些禁不住了，尤其他們所使用的毒刑，殘忍，想盡了方法逼犯人的口供，崔日山實在有些忍受不住了，自己拿定了主意，在折騰自己時索性恨恨地毒罵他們，叫他們一下子把自己折騰死就完了，自己是想活，願意活，但是沒有力量抵抗，這種慘無人道的毒刑，可是在這天晚間，他被囚禁在監獄內，現在裏面人滿着，他是在第四號的監房中，不是大城市沒有現代的處



築，這是在一片大房間內，隔斷開十幾間，拘捕犯人的監房，每一間按着裏面的地勢只能容納七八個人，可是現在每個監房內全是十幾個犯人，外面裝着堅固的木柵欄，犯人們在裏面時時地還要被打着，罵着，崔日山他在這四壁監房內，他們被監視得很嚴，連說話全不許，可是這般犯人，全是同患難的被壓迫人，崔日山被捕進來，附近的監房全知道了，這是一個有良心，愛國的血性男兒，犯人們全對他存着敬視之意，同是一個監房的弟兄們，抽冷子在安慰崔日山。

旁邊就是第五號監房，兩邊是隔着一道木板，崔日山是緊靠木板這邊。因爲人多，連躺的地方都沒有，他只好倚在木牆子上。這時已經到了夜間，可是第二天大約又該着審問自己了，崔日山只有打算着怎樣可以死得快些，忽然覺得牆子上有涼風，先前還不理會，跟着一連三次，崔日山已經覺出是隔壁有人從板縫子中故意吹過來的，崔日山一抬頭，隱隱地聽得板縫子那邊有人在很低的聲音在招呼：「天氣多變好！朋友，你是崔日山嗎？」

崔日山大驚，這是東海游擊隊的暗號，自己的人已經全部消滅了，這是什麼人他會知道？崔日山趕忙的把身軀徼往外挪了挪，從柵門往外看。站在外面警衛兵脚下的行動聲音，容易辨別出他距離的遠近。此時這警衛兵正向裏邊走去，離得很遠。崔日山趕

忙把嘴湊到板牆的木縫子上面，壓着嗓音在問：「朋友，暴風雨不會有了，不過你好大胆。」說了這一句，趕忙停住，仔細看了看身邊的人們，他們多半睡着，不過這班人多半被打傷，內中已經有兩個覺醒了。崔日山的舉動，但是這些被拘禁的人，全是同仇敵愾，他們那肯壞崔日山的事，略微抬了抬頭，全是照舊的睡着，崔日山此時安心要知道這個人，自己是不怕死了，這麼小心着，也恐怕先把別人的命送了。

稍微的靜了靜，聽了外面警衛的人還沒過來，依然用很低的聲音在本板縫子向那邊的人說道：「天氣是好，暴風雨不會有了，你是誰？可要留神。」跟着趕緊把耳朵貼近木板縫子，聽他的回答，這個人低聲道：「我先告訴你，我和你是一樣的人，也許你不記得我，我叫奉天培，我是金川游擊隊的人，落在這了，朋友，你是個好漢子，好好的保持住這個地方，放心，同難的人，沒有壞我們事的，等着天快亮時，我再詳細告訴你，也許沒機會多說話，你聽的清麼？」崔日山忙的回答他：「聽的很清楚。」這個奉天培道：「話很多，現在沒工夫詳細說，你不要堅持下去，沒有口供，你可以隨便說出幾個地名，幾個組織，半真半假，似是而非，你先擔兩筆刑訊，這是要緊的事。」

#### 四 我是山中人

此時第三號的監房，正有人因為傷痕疼痛喊出了聲，警衛的人過來，一陣喝罵，崔日山趕緊裝睡着，不過自己心中打算，這個人突如其來，自己沒見過，雖則聽到他說話，還不知道准是那個了，自己可得留些神不要受了騙，但是這半夜的工夫，就沒有機會了，崔日山是緊自留着神，果然在天快亮時，他們監視的稍微鬆懈，往監房那邊走的不那麼勤了，這個奉天培，依然從木板縫子這裏招呼崔日山，這種地方，一點響動可不許有，他還是先從木縫子吹了幾下，這才簡單的又告訴崔日山，叫他再過堂時，受刑時如何說法，無論如何，也作為禁受不住這種折騰，若是爽快的說了，他們也疑心，慢慢一件一件的吐露，他們的情報固然是很厲害，但是他們若是真個的得到了各處組織確實的報告，也就不這麼逼供了，所以告訴崔日山，只管照着他說的方法作供狀，至少要搪他兩三堂，這樣就有一個星期的工夫了，有了工夫再告訴他自己的打算。

這個崔日山一連聽到他三次的囑咐，聽出這個人決不像被誘買出來的故意誘供了，因為自己不想活下去的話已經透露出來，這個奉天培頗有救自己之意，崔日山何嘗沒有求生之念，只是眼前的刑訊實在擔不下去，眼前有了這一線的生機，自己遂轉變了念頭，這一堂是依然受了刑，崔日山不敢冒然招認口供，臨到折騰到死而復活，這才作着哀求的神色，說出自己知道南蒲一帶有一個極大的組織，有四十幾個人，三十多條槍，

他們始終在南蒲一帶活動，但是他們的根據地，就是把自己打死，也無法指出，因為他們隨時轉移，自己這一隊當初有過連系，不過官家剿捕太疾，消息隔絕的太久，他們這南蒲游擊隊人數是增多是減少，就知道不清楚了，更說出幾個人名字，崔日山這種供，他們雖則不十分信任，但是過去，這些天任憑用什麼非刑懲治，他口中一個字不會帶出別人來，果然這一堂，崔日山就少受了好多罪，認為崔日山是怕死惜命，這個承審的，更用甘言引誘，就是告訴崔日山，只要他供出有根據，有事實的，奸匪組織來，一定把他的罪名減輕，保他不死，當時就賞了崔日山些飲食，把他押回監牢。

就這樣崔日山本人雖則是有計劃的這麼供，可是認為是奇恥大辱的事，被架回來，低着頭，任何人不敢看，回到監牢中，更怕別人問他，他們押在這裏，每天早晚有二次叫他們出監牢，去大小解，可也不離開這個極大的罩棚內，這是一個倉庫改建的，崔日山是想着要看看這個奉天培是什麼人，無奈機會是不允許，他們是兩個監房，作一次押解着去走動，崔日山是第四號監房，他們是和第三號監房同一路，尤其是出去時，越發的嚴厲，全是帶着手銬子，腳鐐，不只於說話不成，連別處隨便張望一下，全要遭到鞭打，打上就是一道血縉子，對待他們殘酷，絲毫不放鬆，崔日山心裏是很着急，他在懷疑着自己更想起這個人來。

在晚間這一次出去走動，三四號兩個監房的人回來，因為已經到了他們吃飯的時候，並且今天的情形，似乎跟平時不同，提前了半小時，他們的飲食是挨着監房散放，此時已經催着警衛們趕忙的把五六號兩個監房的犯人押出去走動，以便趕快回來收監，這樣崔日山他們剛往監房裏去，第五六號監房的門，已經開了鎖，犯人全從裏邊低着頭一個個挨着走出來，頭一個就是一個身量很高，臉上盡是傷痕，此人身軀粗壯，頭髮很長，更是連鬚鬍子，他出了監房，本是低着頭，腳底下的鐵鐐，嘩啦的一響，絆了一下，監視的警衛們，就罵了聲，可是決沒打他，因為監房門口下面，木柵欄，有半尺多高的橫門檻，只要腳底下帶着鐐，腿一個抬不俐落，就容易絆一下。

好在這個犯人身軀往前撞了一步，他已經挺身站住，他是低着頭，把左腿抬起來，把鐐環活動一下，就在這時崔日山等已經被推着往門裏走，這個人他似乎腿上有傷，從鏡子裏把右手往外伸了伸，往膝蓋上扶了一下，咧了咧嘴，似乎很疼痛，可是眼光却往四號監房這邊掃了一下，他這種動作很自然，警官們雖則好幾個人一排的站着，只有連連的喝着快走，這一下崔日山看明白了，他分明用食中二指往膝蓋上按，這一定是那個奉天培無疑了，自己雖則在這短促時間內已經看清楚了這個人的面貌，和他那份強健的軀幹，崔日山雖則全身痛苦，此時好像全忘了，自己起了一片生機，這個人自己隱約

的想起，不錯，當初在東海游擊隊時，金川那邊來過人，不過自己是被派山頭放哨，沒和他接近，也沒辨清來人的面貌，此時親眼看到他想想當初眼中似乎看到這麼個鬼鬼的漢子，崔日山越發的加了謹慎，小心着，自己可是趕緊的仍把那個地方佔好，要等待機會。

可是當晚的情形，個別的嚴厲，警衛的人也加了班，好像是地方上有什麼緊急的事要發生，那邊那個奉天培，當晚也沒有一點信息，崔日山知道他也是謹慎，不敢冒昧的傳話了，只好耐心忍耐着，晚間是安然無事過去，第二日，裏邊的情形稍微緩和了，又和平時一樣，他們本身可沒有多從容的機會，還得十分小心抽冷子，崔日山被折騰這些日，好在他筋骨沒受什麼重傷，現在更因為有了這一線生機，越發得強自振作着，有時候自己大着胆子，也學着他往那邊吹氣向他打招呼，不知什麼原故，沒有回答，崔日山越是在這種時候，越覺得自己好像放在油鍋裏，好難渡的一分一秒。

直到兩天後，在一個深夜中，那個奉天培竟從木板縫子打招呼了，告訴崔日山，機會是很難得，他們防範的太嚴厲了，連在監房裏坐的地方，一兩天一變換，並且監房裏隨時檢查，他告訴崔日山，忍耐着，有機會有辦法，在這個時候，只有變着方法少受刑，活下去，千萬的四肢別被他們折騰壞了，這是最要緊的事，現在不必怕，就給他滿

口胡說，但是說得有道理，總要自己變着方法，想着他們是不容易騙，時間是不能定准，並且說話的機會很少，事情是不容遲緩，他本身也是一樣，口供是一點一點的往外擠，但是到了你沒有可說的時候，也不能再騙他們，也就是我們最危險的時候到了，不要信他們甜言蜜語，什麼送到炭礦去作工，他們在我們身上沒有可問的，也就要處決我們了，事情是不好應付，也要努力的應付下去，我們總有逃出去的希望，等待着。」他的話雖則不多，但是費了很大的時間。

崔日山也知道他不只於沒有很長的工夫細說，並且他的辦法，也決不肯輕易出口，自己好在是已經決無生望的人了，這種萬一的希望，就是落了一場空，於自己又有什麼損失，不過是便宜了這班萬惡的東西，崔日山自己把心放下去，反正眼前就是兩條路，逃不了等死，這兩天因為收進來的犯人越發多了，並且連續的處決了六七名，一連兩天毫無動靜，可是倒便宜了自己，竟沒有緊着過堂，這天天剛亮，提案的從第五號監房，單獨提訊這個奉天培，他這一堂過的時候很久，足有三個鐘頭的工夫，才被架回來，從四號門前經過，崔日山已經看到這個奉天培這次又受了不少的刑，身上是一片一片的血跡，臉也被打腫了，被推進監房。

到了中午後，來了兩個警官，到了第五號監房門口，單獨的招呼這個奉天培，隔着

木柵，以那種猶惡冷酷的面貌向他喝問着，問這個奉天培道：「你在堂上所供的，可是確有實據，只要你有一句胡言亂語，你就別想再多活一分鐘，也就不再向你身上費事了。」這個奉天培似乎說話全費事，他的臉是被打腫了，嘴也被打破了，可是依然還是很強項的向那警官道：「沒有那麼些廢話，認了就犯不上胡言亂語，我自己的嘴，我不想說，你也不過是斃了我，你還有什麼辦法。」那名警官一陣猶笑，把手中一個本子翻了一下，向警衛們說了聲：「把他提出來。」

崔日山此時好生担心，現在這裏邊，執行一個犯人，太容易了，因為他們這種案情，隨時可以處治，自己全不敢扭着頭看，只從眼角中往木柵欄外斜睇着，一陣門鎖響，把這個奉天培從監房中提出來，兩名警衛，把手槍全拔出來，一手提着槍，一手架着奉天培，跟着監房門又鎖上，可是這個奉天培神色自然，眼皮也不擦，那名警官道：「這你可得跟我辛苦一趟，你可是自己判斷你自己的命運，只要人抓不來，東西取不來，你可估量着。」奉天培連頭也不抬，也不答聲，被兩名警衛架着往外走去，那個拿着本子的警官跟了去，崔日山聽到這幾句話才放了心，他不致於死了，這是帶他出去指點抓人，自己真是猜中此中的原故，奉天培這種情形他決不會出賣朋友，自己這幾天所供的，完全是他授意，他本人決不會作這種事，這是什麼意思，崔日山提心吊胆的盼望



他回來。

可是去的工夫不大，已經把這個奉天培押回來，不過天可就黑了，回來的情形，警衛雖則對他監視得嚴厲，不像臨走時那種態度了，這時奉天培似乎傷疼得厲害，雖然沒喊出聲來，可是往前一邁步，很低的聲音呻吟着，走進頭一個監房前時，奉天培似乎很客氣的向扶着的兩個警衛道：「謝謝你們，我也是有人心的人，一路上多承你們照顧了，我自己進去。」那兩名警衛，果然撒了手，他往前一步一步移動，忽然又咳嗽一聲，身軀向左擺了一下，險些摔倒，四五號的監房門是緊挨着，他的肩頭往四號柵欄門上碰了一下，趕緊的用着力的一挺身，往前緊走兩步，已經到了五號門前，就在這剎那間，崔日山已經覺得自己胸前被什麼打了一下，有一點東西落在兩腿的當中，自己低着頭看見是一個小東西，落的地方正好被腿擋住了，崔日山可連動也不敢動，只把左腿挪挪了挪，把這點東西壓住，旁邊門一陣響，那個奉天培已經押進五號監房。

崔日山雖則是視死如歸的人，但是奉天培這種舉動，一個弄不好，被他們發覺就全沒了命，工夫不大，外面又是一陣脚步響，兩名憲兵，四名警官，兩個警衛，從外面押進一個犯人來，在燈影下看到這個人很年輕，也就是三十多歲，唇邊也流着血，身上的衣服也破了，一直的向裏邊推着走進去，可是這個人經過這排監房時，他口中竟罵

着：「奉天培，你這萬惡東西不夠個漢子了。」可是底下的話，沒容他再罵下去，監視的人劈頭就是幾下，一路打着，把這個人送到後面，崔日山知道這個人就是奉天培指點抓進來的，他分明是出賣這個人了，可是他給自己這點東西，依然不敢動，並且也怕旁邊的犯人看見，仗着監房裏面稍微黑暗些，是借着柵欄門外的燈光，自己容得外面安靜些，這才把這件東西摸在手中，外面裹着兩層破布，崔日山在自己腿底下悄悄的打開裏面是一個一寸長的玻璃瓶，玻璃瓶很厚，瓶口也塞得很嚴，崔日山不知道裏邊是什麼東西，扣在手心裏，得了機會這才看一下，裏面是一小瓶液體，崔日山不敢動他了，他這麼送進來，這點東西必有極大的用處，只好等待着問明了再說，但是這一晚上就沒得到機會，向隔壁問話。

一直耗到天已經快亮的時候，那個奉天培從木板縫子，已經在招呼自己，崔日山趕忙把耳朵貼着板縫子上，只聽奉天培低聲告訴自己，那個小瓶子千萬要保守好了，要留神瓶口，裏邊是極厲害的腐蝕劑，沒有機會用他時，把他塞到柵門下，木縫子角，東西小容易藏，有了機會時，用布墊着，把瓶口打開，一滴一滴的往鏢環上倒，千萬手不要沾他，連鏢子的當中也照樣的往腳環處一點一點的倒上，只要把瓶子裏的汁全倒盡了就成了，放心，看不出來，鏢鏢決不會變樣，不過色發青，沒有關係，乾了後，手再摸他

也沒有妨礙了，到時候，只要用猛力一震，結連處的地方就能折斷，可是力量小了不成，記住了，聽我的招呼，我並不是出賣朋友，你明白麼，進來的人，不吃些苦，出入的東西全沒法交換，門鎖的型，也遞出去，到了時候，是會有人來接我們。小伙子，把力氣留着，到了時候可得拚，自己不成，可就沒有指望了，現在已經到了重要關頭，不要輕易向我問話，同患難的朋友們，還是留神，不是不顧他們，到時候得看情形，走了，自然帶着他們，早告訴他們反倒誤事，別的話我可不向你再多說了，朋友，等着吧。┌

崔日山聽到奉天培這番話，自己知道奉天培是安心拚死，到時候非得弄出一場極厲害的事來，不然不會走脫，自己悄悄的試了試腿腳，努着力的還能活動，但是這件事情，可夠困難的，這個地方這是多少警衛，並且市鎮上還守着駐軍，自己鎮靜了一下，盤算了一下，沒有什麼可怕的了，因為除了這種意外的救援，決沒有活下去的希望，這些天若沒有奉天培暗地作了自己的支持，和鼓勵，個人大約早死了，應該這麼幹，送了命也值得了，崔日山聽從他的囑告，不再向他多說多問，自己瞧機會抽冷子作這種手脚，倒是全照着他所囑咐的這麼把這瓶子腐蝕劑洒在了鏢鏑上，裏面的東西全沒有了，瓶子也乾了，仍然用那破布裹起來，在第二天押他們出去走動時，把這個瓶子拋掉，消

滅了痕跡。

這一天的工夫，自己沒過堂，奉天培也沒再提出去審問，只有那個新抓進來的，一天的工夫，就審問了兩次，可是崔日山從柵門看得見他出入，他似乎沒受什麼重刑，這是很怪的事，凡是他們這種案件，只要收進來，就先收拾個死而復活，趕到了晚間，在監房裏面押着的犯人是不知道外面的情形，他們是個不見天日的地方，可是竟看到警衛們，全帶了雨衣雨帽出入，知道外面是下雨了，趕到夜間十二點剛交過，那個奉天培竟是從木板縫向崔日山傳話，告訴崔日山，提防着點，外面天氣可變了，說不定就許在今夜下手，不過消息隔絕，準什麼時候動手，沒有把握，提防着有了變動，心裏不要亂，聽我的招呼，你緊跟着我。崔日山聽到奉天培這個話，自己不禁心跳着，知道事情發作就在眼前，此時外面的警衛，由裏邊走過來，那種沉重的脚步，遠遠地就可以聽到，崔日山趕緊的照樣坐好，低着頭裝睡着。

容得他走遠了，趕忙又把嘴湊到木縫子邊，低聲向奉天培招呼道：「天培！倘若今夜果真發動，能夠逃出去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能夠給我一把傢伙麼？沒有槍，給我找一隻手溜彈，我至死也感你的大恩。」那奉天培，跟着答道：「朋友！你在想什麼？先不要講這些！出了監獄什麼事全好作，現在說這些事沒用，不要說話了！好好地等待

着。「崔日山這才不敢言語。

## 五 斬關越獄

本來這種時候，崔日山不應該要求這些事，只是他個人這種血海仇冤，他是一時不能忘掉，只要叫他逃得出去，他是要回鳳來村走一遭，此時自己在盤算着，眼前的事，現在已經是夜間兩點過後，那名警衛，他始終是在這一排監房前，來回走着，這次忽然聽得外面遠遠地有警笛響，跟着這名警衛從裏面緊走過來，他到了前面那個辦公桌前，跟着外面有一名警衛走進來，向這個警衛招呼着告訴他市鎮上有火警，裏面可加緊警戒着，這名警衛說完了話，匆匆向外走去，外面的警笛一聲比一聲緊。

在這種時期，一有火警警察署這邊必要加緊戒備，這時外面又派來兩名警衛，全到了這監牢前辦公桌那邊，正是這一排監房的出口處，地勢很大，他們可全停留在前邊，沒往裏邊走，裏面這名警衛，只打個招呼，他們在前面端着槍守着前面的門，裏邊這名警衛此時又向裏邊監房走去，崔日山他是緊靠木柵欄，他看到這裏又加了兩個人警戒，這個情形越發的不好下手了，警察署是有很多的人，這種地方恐怕不易走脫。

奔裏邊去的兩名警衛他正從裏邊走過來，剛走到這排監房的當中，忽然那邊嘩喇的

響了一下，緊靠南頭偏着東邊的，兩扇窗戶，突然開了，上面的玻璃，也摔碎了一塊，這名警衛轉身回去，因為這個事他毫不介意，窗戶外邊還有一層鐵柵欄，現在外面下着雨，風也大，所以他走過去爲是把這兩扇窗戶關好，他剛走到窗前，把兩扇窗戶合攏，往外一推的功夫，突然從窗戶外有人又猛着把窗戶一推，一個人從窗台上往下一跳，一雙手搶搜頭蓋頂砸在這名警衛的頭頂上，他連喊全沒喊出來，身軀已經倒下去，這個人已經跳下來，伸手把警衛的槍給下了，跟着窗口外又竄進一個，順着窗戶下，緊往北衝過去，他很快的已經到了監房的出口處前邊。

那兩名警衛此時已經聽到裏面的聲音，他們全轉過身來，端着槍向後邊這個道口走過來，從窗口竄進這個人，此時也趕到，他從腰間拔出一隻手榴彈來，猛往起一長身，把手榴彈拉線拉開，往起一舉，喊了聲想要命把槍舉起來往後退，這兩名警衛見這個人突然出現，一身泥水，一身短衣，頭上扣着一頂草帽子，可是全副武裝，腰間插着兩隻手榴彈，手裏舉着一隻，燈底下看得明白，手榴彈的線已拉開立刻就要爆炸，其實他們手中的槍，全上着頂門子彈，他們一樣的怕死，不約而同的驚呼了聲，把手中的大槍全舉起，緊往後退。

這個壯漢這時他兩眼注定了這兩名警衛不敢往別處看，口中却在低聲招呼：「快！

快！」此時打倒警衛的那個人已經到了第四號監房，在開着門鎖，前面舉着槍的兩名警衛，他們可想同時撞出門去，這個壯漢胆量可更大，他這隻手榴彈已經震動，他口中低聲喊着：「華森倒下！」他喊聲中，這隻手榴彈已經出了手，向前面的門邊拋去，轟的一聲，手榴彈爆炸了，這個壯漢往回退回來倒在地上，前面兩扇高大的門，也被炸毀，兩名警衛一個當時炸死，一個受了重傷，此時第四號的監房門已開，崔日山已經猛力的兩手兩腿一振動，果然所用的那種腐蝕劑，有極大的力量，鏢銹全被震開，開門的人，把崔日山抓住，把他拉出監房門外，裏面所有的犯人，也全驚呼着想往外逃。

此時開門的這人，却在招呼着：「朋友們！現在對不起，不能帶你們走，我們的人少衝不出去，你們往外撞可是白送死，不動沒有你們的事。」他在這裏招呼着，前面扔手榴彈的也竄回來，把第五號監房門也打開，那個奉天培也闖出來，他却在招呼：「朋友們！現在可不是我奉天培不照顧弟兄們，是因為力量不夠，我們不走也就死在這邊了，我們是有組織，可以集合力量，只要預備好了，必來接弟兄們出獄，現在往外跑的可是自己找死了。」此時聽到前面又是轟的一聲爆炸，他們很快的往裏翻回去，把緊裏面第十一號監房也打開，把新抓進來的那個少年也救了出來。此時因為靠門邊的屋頂和門頭上的電線全被炸斷，門那邊已經燃燒起來，奉天培此時拉着崔日山向那個打開的窗

口衝去，可是口中在招呼：「李華森！再帶一桿大槍走。」

那個小伙子真是胆大包身，現在外面槍聲已經連續響着，這個呼李華森的他反撲回去，從濃煙中竟抓到一桿大槍，揣在身上，奉天培拉着崔日山已經到了窗口前，外面還有人在招呼：「怎麼樣，快點走，前面的人可全撲過來了。」奉天培已經跳上窗口，外面的鐵柵欄，趕情早已破壞，此時奉天培崔日山已經跳出窗外，外面一個粗壯的漢子在接應着，奉天培在向他問：「怎麼樣？可以走麼？」這個壯漢答道：「情形還好！先撲過來的四五個已經被手榴彈擋住，別耽擱，跟我走。」此時裏邊的三個人也全逃出來，這時這座監獄中一片呼喊的聲音，這種情形就叫沒辦法，想帶着這一百多犯人走，事實上不可能，那一來連自己走不脫，就許全毀在這，當時他們只有咬着牙忍心的向前竄過來。

他們是沒有多少人，外面只有兩個人，就憑動作得法，突然下手，市鎮那邊，在緊靠着他倉庫放的一把火，有了用，因為倉庫裏全是重要物資，警察著的人有一多半往火場那邊撲去，憲兵和駐軍也全是警戒附近的街道，警察署監獄這邊力量就薄了，他們只有七個人，已經集會一處，此時前面可還有四五名警察和特高組的兩個官佐，一齊的開槍順着監獄的東邊後牆下撲過來，可是奉天培等分出兩個人來，用手槍襲擊他們，由那個李華森領着，一直的撲奔東北角，這裏有他們破壞的一個牆洞，可是外面情形也緊



了，他們消息傳遞快，很快的就有一連駐軍向警察署監獄中這邊撲來。

奉天培等到了牆洞邊這裏沒有阻擋，他們全從這鑽出來，崔日山忙的低聲招呼道：「弟兄們請賞我一把傢伙。」那個李華森很快的遞了崔日山一枝手槍，一個子彈袋，奉天培在牆洞口向裏邊吹了兩聲口哨，招呼裏邊兩個人趕緊退，此時的槍聲越發緊了，這兩個弟兄已經伏着身軀從裏邊退出來，奉天培向他們招呼着，我們往東北方面撤，提防憲兵隊那邊追過來，先要出了市鎮，往野地裏好走脫，裏邊的兩個也全退到牆外，此時警笛的聲音越發緊急，遠遠更聽得有卡車的聲音，奉天培此時手中也提着一桿槍，在招呼着：「我們趕緊走！他的卡車衝過來我們走不脫。」更招呼着崔日山往頭裏竄！他們伏着身軀從監獄旁如飛撲奔市鎮口。

這些靠市鎮口邊，也有放哨的一名士兵警戒着，市鎮內一發生事故，這七個人雖則在黑暗的地方緊往前走，可是那一名放哨的士兵，竟發現這邊有人緊往前竄，當時他們這般人就被阻擋，槍是連續已經向這邊轟擊，那個李華森他頭一個冒着子彈往前衝過去，砰砰的一連兩槍，把那個哨兵打倒；他們人已經竄過去，趁勢把他們的槍和子彈全下了，時間雖是沒有多久，可是市鎮警戒的這變嚴厲，他們很快的就瞭解情況，立刻有一卡車十二名士兵順着監獄的東邊追下來，還伏着警察署貼着市鎮邊，他們打倒了這名

哨兵，就到了鎮甸外，可是後面卡車上的人跑得快，車頭裏的燈光，照射的更遠，雖是在兩地裏，可是他們已經看到逃下來的這般人的影子，往鎮甸外，飛跑下去，這時他這輛卡車往市鎮邊上衝出來後，立刻車停住了，這十二個人是兩個官佐十名兵士，他們這十根步槍，兩根手槍，發揮了威力，槍聲是連續響着，還是猛往前撲。

因為追的緊，奉天培等這七個人，可有些走不脫了，奉天培在招呼着大家：「趕緊地散開！各找掩護地，開槍還擊，一邊打着可是一邊往後退。」奉天培更在招呼道：「我們可是照着原定的計劃，往北山彎撤下去，才能脫身，現在大家不能集合一處，自己的人離着近了，越發的不利。」這一隊軍兵已經夠塘的，可是市鎮那邊連續的有軍警向這邊集合，那個李華森槍打的最好，他一個人已經連傷了兩名士兵，可是這邊也有帶傷的了，現在一個黑夜又是兩地裏誰也照顧不了誰了，不過奉天培他在連連地招呼着，指示着，自己這般人撤退的地方，離着那個北山彎還有好幾十丈遠，他們撤退着，手中的槍連續打着，現在全成了一身泥水，崔日山他是偏着東邊撤下來的，也是聽到了奉天培的招呼，斜往北退，不過自己被對面的槍威脅的完全和自己的人隔離開，究竟他在監獄中這些日被收拾的身體弱了，更因為手中雖有這桿槍，可沒有充足的子彈了，他從一片矮坡下，伏着身軀往後退，此時追下來的，一名官佐，用電筒在搜索，正巧照到他身上，

這一來跟隨在這名官佐身邊的兩名士兵猛往前撲，手中的步槍，更連續的轟擊着；這一來崔日山越發危險了，伏着身軀往北緊跑。

可是市鎮那邊又有一輛卡車趕來，這輛卡車一直的趕到野地裏，這一下子這邊越發受到威脅，他們是兩桿機槍十幾隻步槍，完全照着北山彎，這一帶掃射轟擊，子彈像雨點一般，射向這邊打過來，崔日山也不知道奉天培等全逃到那裏，此時這一名官佐和兩名士兵，向崔日山猛追過來，崔日山一邊跑着，一邊回身向後面射擊，他現在身上已經打傷，疼痛着，這一帶的路又不熟，連着摔了幾下，後面暴喊聲，兩名士兵一名官佐，品字形的向上猛撲，崔日山咬着牙的回身舉槍，向那官佐打來，可是他槍才往這邊一瞄準，從左側俯着身軀撲過來的一名士兵，砰的一槍，這一槍正打在崔日山的手槍上，槍撒了手，手指震得疼澈肺腑，這一來，他手裏沒有武器，只有沒命的狂奔。

但是別的人全退得很遠，此時最厲害的是機槍往這邊掃射，還不敢直着身軀往前跑，可是這名官佐和兩個兵，是緊追不捨，他們也是怕自己的軍兵槍彈誤射到自己人的身上，現在已經辨別明了，逃走人所去的方向，現在他們是屬子面形的從北山角這邊包圍過來，機槍步槍一個勁的轟擊着，不過始終一個人沒落在他們手中，崔日山可完全算走單了，他此時斜撲山脚，一路連摔帶跑，伏着這一帶的地勢不是平原，一處處起伏不

平的山邊，這倒容易躲避這些槍彈的射擊，還仗着是下着雨，野地裏，個別黑暗，可是到了山腳邊，崔日山的最後關頭到了。

奉天培等他們也是全散開，不過逃竄的快，更因為他們個個槍全打得好，被他們打傷了四五名軍兵，所以他們首先竄上山邊，有了掩蔽的地方，得了手，他們也想着是自己人集合起來，他們的槍也從這邊打着，官佐那支電筒却給崔日山招了禍，他不時的用電筒照一下，查看崔日山逃走的方向，可是山邊却一連就是四五槍向這邊打來，崔日山不敢往山坡上跑了，更不敢發聲招呼奉天培等，眼前辨不清楚地勢高低，他順着山坡邊，只好斜往東轉，這又是一處斜坡，太不容易跑了，眼前這一段往東轉，地勢更高起來，那個官佐他用電筒斜着向山腳這邊橫着一掃，他這種一百尺的軍用電筒照得遠，已經看見了崔日山俯着身軀正竄到一個高的地方，這名官佐在喊着他身邊的兩名軍兵，猛向上撲，一名軍兵頭一個斜着往山轉角這邊猛撲來。

靠着西北山坡那邊，砰砰的一連就是四槍，頭裏竄過去的那一名軍兵，竟是被打傷滾了下來，後面這一名軍兵，也往上撲時，崔日山腳底下一滑，身軀往前一栽，一顆步槍的子彈，正掠着他後腦打過去，崔日山這一摔便順着山坡一滾，那名軍兵已經撲到，因為崔日山的身軀不停，往下翻滾，這名軍兵提着槍，追着崔日山的身軀，用槍上的刺

刀，照着崔日山的身上猛戳，崔日山這一摔倒，就知道自己沒了命，順着山坡往下滑，可是軍兵腳底下這種皮靴子，又釘着許多鐵釘子，緊往前闖，這種聲音大，崔日山身軀翻轉之下，他突然用力一挺勁，雙手抓住一塊極大的石頭，擋了一下，崔日山的腳底下可得力，在獄中預備逃時，已經悄悄的用布條子紮了一下，在這種地方可比較得力，登山不滑，刺刀已經扎過來，崔日山身軀是橫着，他兩隻腳，用足了力，用腳心往山坡上一登，整個的身軀斜着反往上一竄，這名軍兵的刺刀，順着崔日山的大袴旁扎空，嘩啦的一聲響，刺刀尖子往石頭上硬撞，一溜光星子起處，他的身軀可收不住了，崔日山趁勢左脚向他腿上一勾，硬一攔他，這名軍兵，撲通一下，連槍帶人，順着山坡向下倒，崔日山抓的這塊石頭，始終沒撒手，此時也不知那裏來的這麼大力氣，順着山坡往起一滾，身軀坐起，這塊石頭掄出去，砰的一聲，正砸在這名軍兵的雙腿上，一聲怪叫，他再也爬不起，可是這時，那名官佐俯着身軀已經追過來。

崔日山到此時知道再跑是跑不開了，他趕忙趁勢在山坡上兩個翻身，斜往東邊較矮的地方，已經出去丈餘遠，可是那個官佐此時用電筒一掃，跟着槍聲響處，照着崔日山身上打來，崔日山仗着始終沒坐起來，他身軀往下一俯，子彈打空，他看到眼前只這麼一個官佐，勇氣鼓起，自己不拚死是不成，他猛然往起一長身，順着山坡從一高處往矮

處縱，猛撲下來，這一來，這個官佐反倒往回下逃，崔日山整個的身軀撲在他身上，兩個人一同向山坡下面滾下來，崔日山已經抓住他，那肯再撒手，已經翻到山坡下，這名官佐也是拚死的掙命，他一手是電筒，一手是手槍，可是崔日山是從他背後撲上來，把他的頸項已經緊抓住，他手中的電筒從後猛砸，崔日山往右邊一撓頭，只肩膀上挨了一下，但是他身軀猛力一翻，手槍的子彈又放出，他是順着自己的頸項邊往後遞槍口，崔日山此時下死命的往右一帶他的身軀，這一槍打空了，只把耳邊掃傷了一點。可是崔日山的右手已經把他右腕子從胸前抄住，把所有的方氣，完全使出，抓着他這隻腕子，猛往左一掄，把他甩出去，可是右手已然撒開，這一拳頭，砰的一下，正搗在官佐的右耳上。這一下子，他就被打暈，身軀倒下去，槍也出了手，崔日山趕緊把這支手槍抓到手中，本是想把他的子彈再得到手中，可是來不及了，下面已經有六七名軍警同時撲上山邊，那桿機槍也攻到附近，崔日山可不敢再開槍了，就用這桿手槍，照定了這官佐的頭上砸了一下，順着東北角這裏滾滾帶翻，向山彎轉角處緊逃下來。

這時下面的機槍步槍，已經全攻上山坡，崔日山一看這種情形，這一帶的地勢不熟，我若是盡是往上跑，倘若被他們圍上，就不容易逃了，雖然知道奉天培等全向山裏退去，現在跟他們隔離的太遠，沒法子再往一處集合，趁着眼前沒有人追到，他悄悄的

往東北角這裏反往山下邊竄過來，辨着方向，在黑影中估測着他們包圍的這個扇面形的圈子，只有奔正東，逃出一段去，就可以距離他們遠一段，這一帶幸爾盡是莊稼地，崔日山這變換了方向，他倒是逃了活命。

## 六 討血債

市鎮所下來的軍警，完全奔這個山邊，包圍搜索，崔日山一路緊跑，自己也不知道是直奔什麼地方了，漸漸的聽得槍聲遠了，這才找了一片沒有積水的莊稼地內，坐在那裏歇息着，自己現在只有手中這一支槍，連李華森所給自己的子彈也在路上丟了，在黑影中仔細辨別四週，索性不敢動了，等待着天亮後看一看附近的形勢，究竟到了什麼地方，自己這種狼狽的情形，人多的地方，決不能走了，就在這莊稼地內，耗到東方發曉，個人看了看全身的泥水，雨住了，辨別着方向，看到西南那一带，遠遠的還有烟氣，那是市鎮一帶了，往北去遠遠的山影，隔着一大片極濃密的樹林子，似乎還有一片村莊，自己這種情形，不敢正式的往村莊投奔。

崔日山雖則逃出活命來，但是身邊任什麼沒有，把這支手槍檢點一下，裏面只有三粒子彈了，趕緊把他藏在身邊，現在是渾身疼，在山邊掙命時，兩手和胳膊全擦傷，可

是崔日山此時自己想想所遭所遇，不禁咬牙痛恨，鳳來村那個萬惡的李愛泉，一切事全是他賞賜的，自己咬咬牙，心中在感謝着，金川游擊隊的奉天培，他總算叫自己活着從監獄出來，我能活下去了，我家中這筆冤孽債，我總有索還的希望，我咬着牙要應付眼前的困難，鳳來村是我總得回去的地方，崔日山此時知道找奉天培等一班人是不容易，他們那麼熱心的從獄中把自己救出來，可是夜間情形，叫他們無法照顧自己了，現在個人也不打算找他們了，總要把自己這件事先辦下來，往後死在那兒也沒有遺憾了。

崔日山此時心堅似鐵，他把什麼痛苦全不放在心上，口中渴，肚子餓，在莊稼地水窪中，喝了幾口泥水，仔細辨別着專找荒涼的地方去，有村莊人多的地方，決不去，順着前面一條荒涼小路慢慢走下來，只要發覺有行人的地方，遠遠的躲開，從天亮一直到中午後，又走出有二十里左右，又到了一個小山崗子邊，看到前面有炊煙，自己找有樹林子的地方，略微歇息一下，試探着往前面移動，發現在這山崗子下邊有幾間草房，一看這種情形，這是一個最苦的地方，附近沒有人家了，崔日山知道這個地方倒能夠投奔一下，順着山崗子轉過來，看到靠山坡下，一個年歲很大的老婆婆，衣服襤褸，正坐在那，眼前還守着兩隻鷄。

崔日山往前走過來，那個老婆婆看見他，似乎很驚異，崔日山知道自己太難看了，



頭髮挺長，身上帶着傷，全身泥水，簡直像活鬼，老婆婆那能不驚異，自己趕緊的把脚步停住招呼道：「老婆婆不要害怕，我是個逃難的人，老婆婆我只向你求一點熱水喝，我決不多麻煩你。」那個老婆婆扭着頭向草房裏招呼，跟着從裏面走出一個老頭子，年歲也很大了，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爛不堪，不過這老者精神很好，從草房走出來，那個老婆婆向他低聲說了兩句，這個老者走向前來，上下打量着崔日山，很和藹的問道：「這個朋友你這是遇到什麼事，怎麼弄得這麼一身水泥，還有許多傷。我老頭子七十多歲的人，咱們無怨無仇，我不能不照顧你，你可是山上下來的朋友，這個地方你看着荒涼，可是離着不遠，月牙屯那邊的駐軍可不斷的往這邊來，你看不出來麼，我們也是受罪人，你還是趕緊離開這裏吧。」

崔日山知道老者認定自己是游擊隊被打散了的，此時不能不說些假話了，趕忙的向前說道：「老伯伯，我不是，我也不瞞你，我是當苦工，實在忍受不下去了，逃出來，被他們追得太疾，整整跑了一天一夜，才來到這個地方，我實在走不動了，老伯伯，我在你這裏稍緩緩氣，你有水賞我一些，我不敢多向你麻煩了。」那個老婆婆此時也湊到近前，向崔日山道：「你怎麼也是被抓壯了當苦工，逃出來的麼，你是在那裏作工？」崔日山道：「老婆婆，我就是鳳山市鎮那邊被抓去的，送到山裏邊，整天的搬運石

頭，修築碉堡，苦死了我們，一天不知要挨多少腳，挨幾槍托子，一同作工的一二百斤重的石頭，搭不動也得搭，走不了也得走，每天不知道要死幾個。」

這個老婆婆聽了崔日山的話，似乎受了刺激，他竟是湊到近前伸手抓住崔日山，說道：「你可看見我的兒子佟曉山麼？他還活着沒有？」話聲中已經流下淚來，這個老頭子忙的拉了老婆婆一把道：「你這不是胡鬧麼！他那會認得我們兒子。」跟着向崔日山道：「你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字？」崔日山是毫不隱瞞，說出自己的名字，老婆婆依然不撒手，向崔日山道：「你跟我到草房裏去，你一樣也是可憐的人，我兒子被抓了去，幾天信息也打聽不到，現在弄個生死不明，可害苦了我們老夫婦。」這個老頭子對崔日山似乎也起了同情之心，一邊說道：「崔朋友，你不要怪罪我方才不肯收留你，因為你這個人年歲，叫他們看見，你是走不脫的，你跟我趕緊到草房裏邊，你這麼連跑了一天一夜，肚子一定餓了，往屋裏去。」說話間老婆婆更拉着崔日山的手，走進草房內。

這個老婆婆真是一個慈祥人，他按着崔日山，叫他坐下，老頭子也進來，把壺裏現成的水，先給崔日山斟了一碗，叫崔日山喝着，更向老婆婆道：「你可勤看着點，萬一有駐軍過來，好叫他躲避一下，更告訴崔日山，我這草房後面，山坡邊堆着一堆乾草，萬一有他們來時，你往遠處跑，跑不了，這一帶看得很遠，你就在草堆裏藏一會，只盼

着附近一帶別發生事故，他們有時從這裏經過，知道我們老夫婦全是廢人了，所以也不進來招擾。」崔日山點頭答應，趕忙問老頭子的姓名，這才知道他叫修金釗，這老夫婦的情形，和自己遭遇差不多，一個年輕很能幹的兒子，名叫修曉山，被抓走了，生死不明，仗着他們在山邊種些了荒地，這更是一個沒有去的地方，離着大村莊，大市鎮太遠，這個地方輕易沒人來，山邊的地也不好，所以還沒有人惦着他算計他們，不過老夫婦全是年歲很大了，兒子一被抓走，這老兩口子，那能耕種，生活也是苦到萬分，老婆婆更是想兒子，想成了心病，整天的盼望他回來，所以這老夫婦也是在淒風苦雨中這麼苟延生活。

老婆婆坐在崔日山的身邊，他仔細的問個不休，老頭子修金釗，更拿了些食物叫崔日山吃着，崔日山看着修老婆婆想兒子的情形，自己更想到自己慘死的爹娘，所以對於老婆婆變着法子想說話來安慰他，不叫他失望，這一來跟老婆婆談得很親熱，崔日山還是因爲修金釗說在頭裏，在這裏是很危險，他們老夫婦，這般年歲，真個給他們招出事來，於心何忍，所以自己略緩了緩氣，向修老在打聽路徑，預備立刻離開他們這裏，免得叫他們担心，遂向修金釗說道：「老伯！我不想在這裏留下去，你們待我一片好心，我不願連累老人家，我打算到鳳來村那邊找一個朋友，從這裏走，那一條道路最清靜，

老伯！你看我身上這種情形，我必須走荒涼的地方才好。」

可是這位老婆婆他對於崔日山實起了同情之心，他自己的兒子不在眼前，真願意有這麼個粗壯漢子在身邊，來安慰自己，這種淒涼思子的苦況，所以他忙回崔日山道：「日山！我把你看成我兒子一般，你不用忙走着，這裏駐軍來時我有法子藏你！你在我這裏只管住下去還餓不死，我們全是一樣的遭遇，全是受盡了壓迫可憐人，你在這裏安心住下去，我把你的衣服替你洗一洗，你這個樣子走到那裏也叫人害怕，你看你的傷還流着血，就這樣叫你走，我老婆子太不忍了。」

佟金釗此時也是不願意叫崔日山立時走了，也在挽留着，崔日山見這老夫婦一片誠意，自己也看到身上太狼狽了，這個樣子走到什麼地方全不利，並且這一夜因為拚死的掙扎，現在身上也覺得十分疼痛，遂答應在這裏住兩天再走，老婆婆真個熱心，把他兒子的衣服找出一身來叫崔日山把他帶着泥水的衣服脫下來，他給洗淨，可是崔日山身上帶的這桿槍終於被佟金釗看見了，老頭子這時却不像先前那麼害怕了，背着老妻悄悄地向崔日山追問，「這桿槍是那裏來的？」崔日山到也不說假話，告訴佟金釗：「這桿槍是從他們手中奪來的，我已經是無家可歸的人，我此後要把這條命整個的交付我們祖國，我要幹下去，爲我們受壓迫的被害的同胞們報仇雪恨。」

這修金釗點點頭道：「你這麼不疑心的告訴我，我定要盡我的力量幫助你，我們老夫婦到了這般地步，只有盼着我們的兒子也能回來，你好好地養幾天，我還能保護你。」崔日山遂在這裏住了三天，精神恢復過來，自己再不肯住下去，雖則短短幾天工夫，這老夫婦真有些戀戀不捨，給崔日山更打點了兩身衣服一雙鞋，更給裝了一小布袋乾糧，在眼前的情形，崔日山得這點東西有極大的幫助了，老婆婆還把自己存的幾個錢也送給了崔日山，崔日山在這種窮途末路，對於老夫婦這點幫助，真是感激涕零，在臨走時，更詳細地問明了修金釗那個兒子年歲相貌，告訴老夫婦只要遇到了機會，必把他找回來，自己遂一直的攔奔鳳來村，崔日山他依然是晝伏夜行，在鳳來村附近他只有注意着雙楊橋一帶，因為自己家全完了，人是死個乾淨，他到了這裏，在山邊整整待了一天一夜，因為不得到機會不能下手，他這裏警察署憲兵隊每天全要來幾次，所以崔日山必須看準了他那裏的情勢，好在身邊有修金釗老人家所贈給的乾糧，足夠吃幾天的，在山邊潛伏了兩天一夜，因為這裏的情形崔日山很明瞭，這兩天是特別緊，鳳山鎮越獄時死傷了不少軍警，自己和奉天培等全逃出來，又在重要的街市上給放了一把火，事情鬧到這麼嚴重，守在附近的村莊那會安生，他們沒法捕拿逃犯，可能夠任意騷擾附近的村莊，這是必然的事。

到了第二天晚間，自己隱匿在這雙楊橋的東邊，也就是李愛泉這片宅子的後面，山坡上面，他那裏出入的人看得清楚，在黃昏時，又用卡車裝走好多嫌疑犯，這個李愛泉，他似乎也防範着，早早的就緊閉了門，崔日山索性多耗了些時候，這一帶仗着沒有多少住戶，可是附近住的這幾家全是他的人，自己悄悄的從山坡上溜下來，他這片房子很大，圍着一道牆，也有丈餘高，崔日山望了望他前面，黑沉沉，自己轉到他宅子後邊，順着一棵白楊樹爬上去，這裏離着他牆頭很近，從樹幹上，用足了力量竄上去，身軀正落在牆上，仗着這裏離着他住房很遠，雖然身軀撲上來，聲音很大，不致被他們覺查，在牆頭上緩了緩氣，仔細的張望着下面，靜悄悄沒有人出入了，可是他後面房子，燈光還很亮，不過聽不到人聲，自己從東牆這邊慢慢轉着，溜到東北角，這裏貼近大牆這邊，正有一排矮房，跳上了矮房，伏在上面。

這個小房子大約是藏東西的地方，屋頂上雖則有響聲，下面並沒有動靜，慢慢跳在院內，辨別着這所房子的形勢，李愛泉家中，崔日山當初因為種他的地，也來過，不過辦事時全是在前面，自己尚不知他準住在那裏，跳到這小房子下面，落在院中，自己辨別好了退出去的道路，順着小房前往後轉過來，見後面一排正房，窗上的燈光很亮，輕着脚步往前湊過來，貼到窗下，仔細聽屋中的動靜。

這時忽然聽得自己進來的那邊東牆頭，喇啦的又響了一下，崔日山趕緊把身形伏下去，蹣伏在窗根下，回頭向東牆頭一帶，和小房那邊張望，今夜天空依然有一層薄雲，所以顯得個別黑，看了半晌，那邊沒有什麼動靜，自己挺身站起，這時聽得屋中，有人在招呼：「你把旺竹招呼來。」一個女人答道：「他已經睡了吧，有什麼事明天再說。」跟着這個男人帶着怒聲道：「我有要緊的事得問他，趕忙去。」崔日山悄悄的把窗上小木格貼着木頭這邊輕輕點破一點，往裏偷窺，屋中這個說話的男人，正是自己這個冤家對頭李愛泉，他坐在矮舖上，面前放着一個小桌，擺着茶具，旁邊擱着一個算盤，手裏翻着一個賬本子，他穿着一身睡衣，手在算盤上撥來撥去，一個女人正向外走，崔日山也看見過，這正是他那悍妻，比他還萬惡的東西。

崔日山趕緊往旁閃開窗下，躲在牆角邊，這個女人推門出來，他沒往這處走，就在門邊向前面一排房子的後窗遮聲招呼着：「旺竹。」這是他狗子的名字，崔日山心想，這是給我崔日山報仇的機會到了，你們父子聚在一處，我一塊收拾了，給這鳳來村所有被害的人，澈底的報仇雪恨，跟着前面有人答應着，那個李旺竹從旁邊一段夾道轉過來，一直的走進屋中，他進得屋後，也盤膝坐在他爹爹的對面，崔日山用不着再聽下去，他們這父子沒有別的事，不過是黑夜白日的算計鳳來村一班貧民們。

崔日山把手槍拔出來，輕輕把門拉開，闖進來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們不許動，姓崔的有幾句話問你，你只要出聲，我的槍可不容情。」崔日山這一發話，李愛泉正面向着外，啊！的一聲驚呼出來。那個李旺竹身軀往旁一翻，也轉過臉來，他那個女人正在收拾靠裏邊的一個壁櫥，也吓得驚呼一聲，撞在壁櫥上，現在崔日山頭髮挺長，臉上也是磕碰的傷，身上衣服雖則換了乾淨的，可是他完全不是當初的相貌了，在山邊捕拿他，李愛泉他也沒看到，驟然問他認不出是什麼人來，口中只驚呼着：「你……你？」

崔日山厲聲喝道：「住口，姓崔的討債來了！李愛泉，你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，你發了財，鳳來村的人，連血全被你擠淨了，姓崔的和你何冤何仇，我全家毀在你這這萬惡東西的手中，這是你報應的日子到了！」崔日山話聲中手底下一動，砰的一槍，照着李愛泉的胸前打去，可是崔日山他這種下手的情形，就錯了，這種地方，你沒有那麼些話和他講，應該一闖進來，立刻開槍動手，把他夫妻父子料理完了，趕緊一走，他只顧了罵他洩憤，這一槍倒是打上了，可是李愛泉這個兒子李旺竹，也是一個很強健的少年，崔日山動手這一慢，可給他留了機會，他這一槍打出去，那個李旺竹一把抓住了這個小方桌，用足了力，向崔日山身上砸來，並且他同時往後面一縱身，他向他母親的身邊撲去。



## 七 同仇敵愾

他們全有自衛的槍，他這一桌子砸得崔日山幾乎連槍全撒了手，左肋胸前全被砸傷，身軀踉蹌後退，就在這剎那間，李旺竹一伸手，就把他放在壁櫥中的自衛槍，抓到手中，崔日山跟着再開第二槍，可就沒他快了，這個李旺竹，槍到了手中，把他的母親一推，一推，一連就是兩槍打過來，這屋中沒有多大的地方，離的全太近了，崔日山開槍還擊，自己也是身軀往下一俯躲避，左肩頭已經被子彈掃傷，那個李旺竹，隨着槍聲中狂喊起來，更是往前猛撲，崔日山此時，掄起這桿手槍來，照着撲過來的李旺竹，猛砸了一下，可是那個李旺竹，第三槍又打出來，並且身軀也撲到，也是掄着手中的手槍，照着崔日山的頭上砸下來，這第三槍雖則崔日山躲得快，可是身軀往後一閃，撞在後面的板牆上，他的槍筒，也掃在自己左臂上。

只是崔日山自己心全明白，只有三粒子彈，所以身形猛往外一攔，嘎噠一聲，把門撞落，身軀也竄出來，那個李旺竹，他還是真凶，他是跟着往外追趕，他往外一撲，崔日山身軀到了外面，自己到此時也不想走了，索性把這個萬惡的李旺竹也弄死，自己逃不出去也算着了，所以身軀竄出門外，用足了力量一挺勁，再往回下撲，這個李旺竹

口中狂喊着：「來人啊！」他的槍隨着他身形往外竄，照着崔日山這邊又打過來，崔日山這次太險了，子彈正掠着頭皮子過去，可是身軀反撲回來，這桿手槍用足了力，向這個李旺竹砸下來，這個李旺竹向門左邊一竄，崔日山竟是砸空。

這時前面那一排房子內，也有人在破死命的高聲喊，跟着前面的槍聲響了，他這宅子裏，在前面緊靠門內，尙住着兩個人，一個就是爲得保護他的保鏢，一個是給他管地租的賬房，此時後面槍聲，喊聲，前面那會聽不見，立刻開了一槍，人往後跑，這個李旺竹他一下子沒砸着崔日山，身軀向門左邊竄出去，崔日山就知道自己完了，越牆入院，就是很費事進來的，此時前面的人再過來，算走不脫了，趕緊的往東猛力一竄，身軀到了牆角這裏，那個李旺竹他仍然是跟着往這邊撲，這次崔日山安心是把身形撇開，看准了他給他這最後的一粒子彈，李旺竹狂喊着，順着窗前猛撲，崔日山手一抬，照定了他胸前，開槍時，那知道最後一粒子彈打不出來了，子彈竟是卡住，李旺竹可是追撲的緊，這還仗着外面太黑，他人往前撲，手中的槍，碎的又是一下，照這邊轟擊，崔日山在這種情形下，身軀往地上一撲，逃是不成了，猛往起一長身，自己安心和這個李旺竹弄個同歸於盡，掄着手中的槍，往李旺竹撲來，兩下是正往一塊迎。

可是崔日山身形沒撲到，從前面那排房子東邊的走道小門那裏，已經有電筒光向這

邊照過來，就在這一剎那間，那個李旺竹竟是一聲慘叫，撲通一下，身軀向窗戶下倒去，他的槍也出了手，噠的一下，甩在地上，崔日山身軀撲過來，反撲空了，可是前面隨着電筒光，砰砰的就是兩槍打過來，崔日山此時眼紅了，可是這李旺竹身軀倒得突兀，崔日山還認爲他腳底下登滑了失足摔倒，他仍然斜着往窗下這邊趕過來，用手槍想把他砸死，當時的動作，不過是剎那間。

在前面這兩槍打過來時，突然一條黑影子從這李旺竹的身軀旁往這邊竄過來，可是在招呼着：「日山往房後轉。」此時前面的人，可已經到了這後院中，崔日山此時也辨別不出說話的是什麼人，自己的身軀也趕忙往地上撲，躲避前面人的轟擊，耳中聽到有人這麼招呼自己，很明顯的不是李愛泉家中人，自己正在這房子轉角處，趕忙把身軀一翻，更借勢倒下去，在地上一滾，已經轉到房角旁，此時這個黑影子似乎也在地上滾了一下，可是很快的已經到了崔日山的身邊，這個人竟又招呼了聲：「日山，往後邊走。」可是這個人跟着往牆角一貼，砰的一聲，一槍打出去，前面闖過來的，那個拿電筒開槍的人，竟應聲倒去，發出一聲怪叫，更聽得槍摔在地上的聲音。

崔日山此時可辨別不出眼前的人，是自己意想不到的救星，這種時候，沒有遲疑思索的時間，還能容自己逃，可就逃了，往後退順着房子的房山邊，緊竄過來，可是回

頭張望一下，向自己發話的人；反竄回去，又在地上摸了一把，很快的反撲回來，他到了牆角邊，却向崔日山招呼了一聲：「日山，不要慌，等我一同走。」他此時一面招呼着崔日山，却一伸手，把靠房山角這邊的窗戶，又拉掉了一扇，嘩啦暴響聲中，砰砰的他向屋中打了兩槍，很快的竄過來，崔日山始終辨別不出他是什麼人，自己順着這房子旁，直撲後牆，這個人也跟過來，却又向崔日山招呼道：「日山，這裏還有把傢伙，捎了走。」

崔日山此時胆量也壯了，因為這種情形，此人似乎熟悉李愛泉家中的情形，他順着前面房子的後山牆往西一轉，這裏還有兩間很精緻的小房子，屋中也有燈光，這個人很快的已經到了當中的門邊，他一抬腿砰的一下，把門踹散，闖了進去，崔日山也跟着他往里闖，這時裏面有人驚叫起來，崔日山進得裏面，因為屋中的燈亮着，這屋中很是富麗；矮舖上全是錦繡的舖陳，一個年輕的女人，似乎已經睡下，此時却是才穿上衣服，身邊還有一個兩三歲的小孩子，他已經抱着孩子，擠在矮舖裏邊靠牆角那裏，渾身戰抖，此時崔日山一隨着闖進來，在燈光下，看到身邊這個人，情形和自己差不多，也是頭髮鬚鬚挺長，跟囚犯一樣，身上的衣服，也是帶着許多泥水，倉猝間，只覺得面熟，也認不出來。

此時他在舉槍向那年輕的女人厲聲喝問：「該死的東西！你作這可憐相給誰看？你們也曾可憐到別人麼？還有一桿槍在那裏？趕快說！」這個女人已經吓暈了，戰抖着用手向貼着後牆角的一個小木櫃指着，這個壯漢很快的撲到裏面，砰砰的一連兩腳，把這個小櫃子踢散了，裏面是放着許多鈔幣，和一桿手槍，這個壯漢把槍掖在他自己的腰間，更把裏邊的鈔票抓起來，往他自己袋中塞了一把，更抓了一疊，向崔日山衣服內塞來，口中在說着：「日山，這是我們的血，你走，我料理他們。」

崔日山可是在問着道：「朋友，這是誰？」這個壯漢道：「這就是李旺竹那個禽獸的妻子，一個好人沒有。」他話聲中，砰的一槍，照着這個女人打去，這個女人一聲慘叫，可是這個壯漢跟着，又舉槍向那個小孩子打，此時那小孩子，在哭着，崔日山自己不由自主的撲的一把把壯漢的胳膊抓住，在招呼着道：「朋友，他們是禽獸，我們是有天良，有血性的人，本該殺他個鷄狗不留，可是這麼點小孩子無罪，走。」這幾句話，這個壯漢竟不肯再下手了，可是這時前面已經發着喊聲，又有槍聲響了，崔日山跟這個壯漢闖出屋來，很快的到了後牆邊，這裏竟已經早預備好了出路，貼着牆角那裏，放着一個木櫃子作接腳處，這個壯漢向崔日山招呼着：「日山，你頭裏上，翻出牆去，咱們仍然是奔山邊走，這羣萬惡的東西追來，我擋他們。」

崔日山，因為自己的槍已不能打了，只好把槍掖在腰間，竄上這個木櫃，往起用力一縱抓住了牆頭，翻上牆去，這個壯漢手脚齊下，比自己快得多，他也很快的翻上牆來，果然前面已經有五六個人，並且也是帶着槍，直向後面撲來，這個人向崔日山道：「牆下面完全是平地，跳下去。」崔日山從牆頭上一縱，跳下牆來，身軀往地上栽了一下，可是那個壯漢在牆頭上連續的開了兩槍，跟着跳下牆來，抓着崔日山的胳膊順着他房後面，一直的撲奔雙楊橋的西北，很快的到了山邊，李愛泉的住宅一帶，入聲在喧嚷着，這個人帶着崔日山一路緊走，順着山邊，斜奔東北，完全竄着山邊的樹林子，腳底下不停，很快的竟是離開雙楊橋附近。

今夜的事真好像作夢一般，崔日山萬想不到自己下手復仇會遇到這種意想不到的幫助，才得安然脫身，若沒有這個人，恐怕自己也不易再逃出來了，走了有兩三個鐘頭，把山邊這片山道走盡，更穿進了一片莊稼地順着眼前一片小河，折轉來向東南，這種方向，崔日山此時略微辨別出，是正好跟自己所想走的方向不差，避開鳳山鎮，此時在黑沉沉的野地中，緊走着，可是離開雙楊橋很遠了，崔日山這才問：「朋友，你是誰？我怎麼看着你面熟，只是想不起，離開雙楊橋已遠，你可以告訴我了。」

這個人說道：「你等一等，把這段莊稼地竄過去，前面有一個極清靜的地方，咱們

緩緩氣，我再告訴你。」崔日山又跟着他走出有二里多地，到了一片山崗子前，順着前面一片山坡走上來，上來也就是一二十丈，這一帶盡是濃密的松柏，這個人長吁了口氣道：「今夜的事，總算很徼倖，咱們在這裏安心的緩緩氣，歇足了再走，這裏雖則離着雙楊村已遠，可依然不是什麼安全之地。」這時兩個人全坐在松樹下，這一路奔馳也真累了全倚在樹幹上喘息了一陣，這個人道：「日山，你真個想不起我是誰了，你難道把你小時險些個在鳳來村的積水坑邊淹死的那回事忘了。」

崔日山被他這個話一提，啊呀一聲道：「你難道是孔煥方麼？啊呀，老弟兄，有多少年沒見了。」這壯漢道：「你想起來了，我們分別已經有十年左右吧？你我的面貌全變了，難怪你不認得。」

可是崔日山越發的有些糊塗起來，因為孔煥方，年歲和自己不差上下，他們也是鳳來村的農戶，可是在十年前，他們已經離開鳳來村，和李愛泉就算是沒有什麼沾染，今夜自己是爲全家報仇，爲地方上除害，從監獄中死裏逃生之後，拚着命的回來要找他，可是孔煥方有什麼牽連竟會這麼巧，好像是知道自己今夜下手故意相助，真有些離奇了，忙的向孔煥方道：「你到叫我糊塗了，你是否知道我今夜到雙楊橋來，我的行蹤十分隱秘，你跟這李愛泉有什麼牽連？煥方弟，我記得你比我小一兩歲，你要爽快的告訴

我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並且你手底下比我還俐落，槍也使得這麼好，你幹了什麼？不是也進了山？你一家人全在什麼地方？老伯伯還健在着嗎？」孔煥方哼了一聲道：「日山，咱們分別這些年，誰也見不到誰，我那會知道你今夜來找這萬惡的東西，不過事情雖則是趕得巧，可是仗着我記憶力不差，在山邊你沒入李愛泉家中時，我已經看清了你，我雖則離開鳳來村已久，但是這個地方是我不能忘的，我更知道你的一切，李愛泉這個東西，這些年來窮凶極惡，無所不爲，到處傳揚着，尤其是我和他結的仇。」

當初我們在鳳來村，也是在他這種惡勢力下，忍受着一家數口整年的那麼拿着血汗換得那麼窮苦的生活，完全被他剝削欺詐，可是我父母是老實人，絲毫不敢反抗，我和我弟弟孔煥明又何嘗敢招惹他們，就在我們走的那年，秋收不大好，應該交糧的三担五斗糧食，只欠他五斗，李愛泉的兒子李旺竹，他却開口就罵，我佃種了多少年的地，惟有我們家欠租最少，這個萬惡的東西他竟是不肯容情，我爹娘還在答應一定把欠租給他補上，可是他當時罵我們的話太刻薄了，我弟弟孔煥明在忍無可忍之下，也還口罵他，那個李旺竹擺起了地主的威風，並且喝令他手下把我弟弟一頓暴打，並且威脅着我們要把地收回，不准我們再種了，我爹娘因爲我們離開鳳來村，一家生活又恐怕陷入絕境，所以當時反到盡力地向他們哀求着，年老的被辱罵，年少的被暴打，反得向他們陪禮哀



求，道歉認錯，當時也算是把這件事撻過去。

我們回到家中，爹娘還在埋怨着弟弟不應該得罪李旺竹，可是我們弟兄全是年青的人，這種氣實有再忍受不下去，只爲爹娘那麼大年歲，我們弟兄若離開鳳來村，爹娘越發被他們欺負了，在跟李旺竹爭吵不久，恰巧由我多年未見的一個叔叔在利川那裏立住事業，混得很好。

日山你是知道日本對付我們完全是他們一般軍閥們和那些官僚資本，一片貪心，侵略弱小的民族，可是我國內的商民們，並不完全那樣，我叔叔在利川就是和一個日商合作經營着，「三田公司」，已經好些年，他對待我叔叔很好，我叔叔在利川那裏已經積蓄了一些財產，跟我爹爹已經多年沒通信，知道了我一家人在鳳來村，過着這種愁苦生活，他打發人來，接我們全家到利川，跟他去一塊住，我們久想離開這種地方，並且鳳來村也實在住不下去了，叔叔更給帶來一筆錢，我們遂把全家所有的東西，變買一下，並且還清了李愛泉的欠租，像這樣我們離開鳳來村跟這個萬惡的地主沒有牽連了。

也是我弟弟孔煥明年青不懂事，在臨走時，向旁人說給李愛泉父子作了多少年的牛馬，還被他打着罵着，我們離開鳳來村早晚得了勢，終歸要向他父子算賬。那知道這個話竟傳入李愛泉父子耳內，這種萬惡的小人，他聽到我弟弟這話，傳話的更是他手下

的走狗，添枝添葉的又給多加了幾句。這一來竟惹下無邊大禍，我們連鳳山鎮全沒走開，他暗中指使，勾結當地的警察署一般特務們，在碼頭上，栽贓陷害，全家被捕，出事時是在水碼頭，我們是雇船走，我們從來在鳳山鎮一帶沒有惹過事，在鳳來村過着窮苦的日子，也輕易不到這個地方來，當時搜查我們行李時，當場就被他們搜出來，一包子危險物，爆炸的火藥，這很明顯是故意害我全家，日山！你是知道，我們從小時，就愛練習游泳，我一看情形不好，我就悄悄地從船後面跳入水中逃走。

爹娘跟弟弟就這麼冤冤枉被捕入獄，正赶上那年秋後瘟疫流行，我爹娘和弟弟全死在獄中，我隱藏在鳳山鎮附近，暗中打聽他們入獄的情形，才知道萬惡的李旺竹安心不叫我一家人走開，主使這一般警察署的爪牙們辦的事，我家中變賣一切的錢，跟我叔叔帶來的錢，完全被他們分了肥，人死在獄中，我全不敢出頭領屍，當時剩我孤身一人，逃走時任什麼沒有了，身邊有限的幾個錢，我只得趕奔利川，想找到我叔叔或者能夠設法替我爹娘弟弟報仇，趕到我了利川，那知道我叔叔竟也被我們連累了。

## 八 一個特務的女人

這個萬惡的東西，他們的心，比毒蛇還毒，他知道我逃走了，更搜到我叔叔叫我們去住的信，他們竟想斬草除根，我人沒到利川，他們的公事到了，我叔叔很好的事，也被毀了，以奸匪嫌疑家產被抄，人也定了罪，三田公司的東家也曾設法搭救，可是鳳山鎮這邊去的公事太嚴厲，叔叔竟被判徒刑，財產沒收，家屬被驅逐出境，我們跟李愛泉父子何怨何仇，他竟害得我們兩家人一敗塗地，我當時幾乎也死在利川監獄，一場病就是好幾個月的功夫，我是無家無業，無親無友，就這麼流落下去，我受盡了人間苦，這個仇我是安心要報，但是我知道李愛泉父子在這一帶，有財有勢，我手裏連一把傢伙全沒有，我們被害得這麼慘，我不能白白地送了命，可是一個流落異鄉的人，生活全不易維持下去，想預備這種力量談何容易，輾轉各地，我走的地方太多了，一轉眼就是好幾年的工夫，竟叫我找不到機會。

可是侵略戰爭一起，我們朝鮮境內被壓迫，被奴役的越發厲害了，不甘屈服的人，相繼地組織起來，不過一個平常人想投進去，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，有一次我走到江原道的邊上，在一個荒涼的山道邊，救了一個負傷的人，我把他揹進一個山洞子內，盡力的把他救得醒轉來，我在那裏往返跑出十幾里地，給他找藥買食物，我把身邊幾個錢完全用盡，這個人是救活了，可是我自己連吃的也沒有了，這個人名叫申杏林，他因為我

這麼盡力的救護他，他更看出我是一個作苦工的，遂把實話告訴我，他就是這江原道境內樺川縣的游擊隊，他們的隊伍此時被打散了，他受了重傷，逃到這裏，倒在山邊，若不是我去這麼救他，也就死在這了。我更把自己一身遭遇，全家被害的情形，全說與了這個申杏林，更願意從此跟隨他，一同進山，參加組織，這個申杏林慨然答應了，我隨着申杏林加了樺川游擊隊。

趕情這個申杏林也就是這一支游擊隊領袖，他們經過這一次的失敗，力量是越發得薄弱了，經過好幾月的工夫，才把原有弟兄們集合起來，仍在江原道一帶，繼續活動，孔煥方他時時地想着回鳳來村，爲自己全家復仇，可是這個申杏林他常常地在勸着孔煥方，責以大義，告訴孔煥方個人的私仇，雖則要報復，但是要放開眼看着，在這種非常時期，我們總要爲祖國獻出極大的力量，來爲這千萬的苦難同胞們打算，個人的恩怨過到了機會再說，用不着時時地擺在心上，不要影響了眼前的組織才是。這樣一來，孔煥方倒也接受了申杏林的勸告，他更成了這支游擊隊中的骨幹，每一有行動，必要頭一個的賣命，可是幾年來孔煥方却鍛鍊成了一個鐵漢，他們這支游擊隊雖則根據地是樺川，但是戰事一天比一天激烈，對朝鮮壓制得也一天比一天嚴厲，日本駐軍也用極大的力量，圍剿他們，所以他們這支隊伍在樺川站不住腳，漸漸地往北移動，這次在這鳳山鎮

的西南，竟又遭到一次大包围，幾乎弄個全軍覆沒。

隊伍完全被打散了，人死傷了過半，逃出來的人也全散開，這次慘敗最厲害的是他們的武器全部損失，孔煥方跟申杏林破死命的突圍，當時雖是逃出來，但是日本軍部這個包圍圈太大了，附近幾十里內，完全連絡周密，孔煥方跟申杏林雖則逃出了當時的大包圍，但是手中的槍和子彈不拋棄了走不脫，兩個人只好把武器全行拋掉，算是逃出了包圍網，這一全散開，再想集合就不容易了，他們兩人就在這鳳山鎮的周邊，隱匿了一個多月的工夫，風聲稍息，才遇到了逃得活命的幾名弟兄，這麼多的隊伍只剩了這麼幾個，現在手中全沒有武器，這尤其是困難的事。

這個孔煥方在這種時候，他認定國仇家難把自己又逼迫到死亡線上，他遂跟申杏林一商量，他是決意，在這個時候一面爲自己報仇，一面爲這個隊伍補充一點力量，他告訴申杏林不必再攔阻他了，這次他決意入鳳來村，看好了機會，爲自己全家復仇，更知道李愛泉家中有好幾桿槍，只要得了手，不但爲個人仇報了，還能整頓，樺川游擊隊叫申杏林跟這眼前的幾個弟兄，在鳳山鎮的東南葉子山隱匿等候，他不得了手絕不回來。申杏林在這個時候也實不能再攔阻他了，並且這幾年來，跟孔煥方在一處，也知道他勇猛機警能應付事，遂囑咐孔煥方要十分謹慎着，我們深盼你成功，依着申杏林的意思還

想跟他去，孔煥方向申杏林道：「這件事是我個人的私仇，我絕不要別人來幫助我，鳳來村是我的故鄉，那一帶的道路，我十分熟，你們去了反到叫我容易受牽掣。」申杏林道：「好！祝你勝利而歸！」孔煥方他遂離開葉子山，奔鳳來村。

他現在手中是任什麼沒有，不敢冒然的在鳳來村出現，好在這一帶地勢熟，雙楊橋附近一帶的形式，全知道得清楚，他潛伏在附近，暗中也是查着李愛泉家中的動靜，他在這一帶隱藏了好幾天的工夫，已經全看清了，現在李愛泉家中所有的人，可是在他也是預備動手的這天晚上，竟是發現崔日山潛伏山邊，形跡上十分鬼祕，先前他也認不出是什麼人，後來竟是辨別出是在鳳來村從小的弟兄，崔日山因為這兩天鳳山鎮犯人炸獄的事，已經到處傳揚開，孔煥方頭幾天竟在鳳山鎮四週小村莊上出現，因為他離開這一年多，就是先前家鄉的人也不易再認出他，所以他探聽得不少的事情來，知道崔日山是越獄脫逃，更知道他是全家被害，也全是毀在大地主李愛泉父子手內，現在看到他來到雙楊橋附近的舉動，就知道和自己一樣，這一來孔煥方拿定了主義，要跟他把力量和一處，所以孔煥方始終暗地跟隨在崔日山的身後，一直的到崔日山動上手，這孔煥方他隨着崔日山的後影也到了李愛泉院子內，這才暗中下手，把李旺竹斃死，奪了他的槍，更打傷了前面來的人，把槍也奪下來，打死李愛泉的兒媳，又搜出一枝自衛槍來，這才

一同逃出李愛泉的宅內，領着崔日山一直的撲奔葉子山，在山邊停留，因爲申杏林等隱匿的地方，還有十幾里地的山路，在歇息的工夫，孔煥方這才把自己到這裏的經過詳細的說與了崔日山。

崔日山對他這次的幫忙相救，十分感謝，孔煥方更問崔日山此後究竟作何打算，可否跟隨他們一路走？崔日山道：「煥方！咱們雖則多年不見，但是咱們兩家的遭遇全是一樣的情形，我們哥兒兩個全剩一身，我兩個弟弟生死不明，不能指望了，今夜若不是你突然出現，我恐怕不容易再逃出來，我倒是願意跟隨你一道走，追隨你們樺川游擊隊，爲祖國獻出力量來，但是我此番鳳山鎮死裏逃生的逃出了監獄，我已經告訴你全仗着奉天培那個朋友，現在我們雖則全走散了，他們幾個人是不是還活在世上，或是已經被捕回去，消息一點是沒有，沒有奉天培我絕不會再來雙楊橋復仇了，是我答應他在先，我們這麼有血性的漢子，更應該有始有終，保全住信用才對，我無論如何要找到他，就是他又被捕，或是當場犧牲了，我也得知道他的情況，他救了我的命，我也不能這麼放手一走，咱們弟兄只好是將來再會，反正我這個身體和一身流不完的血，我完全獻與祖國，流出最後一滴血算完，煥方你得且當我。」

孔煥方點點頭道：「日山！你這麼作事，叫我佩服極了，應該這樣，奉天培這個人

我也知道，他是金川游擊隊中有力量的人，你應該訪查他的下落，我不能強迫你跟我們歸伙，現有的局面還說不定怎樣，我們的力量已經散了，重新組織起來，也需要一個時期，我們或者很快的又能聚在一處，這是很可能的事，現在我們已經打算要改變改變過去的方法了，要連合幾處有力量的隊伍，互相呼應，那麼力量就比較着大了，好在全是自目的，你們的組織只要恢復起來，我們一樣能夠得到信息，日山！你的槍出了毛病我給你收拾一下。」

孔煥方把崔日山手槍卡住的子彈退出來，收拾好槍又給軋上一排子彈，把槍交給崔日山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也不帶你去見我們的首領申杏林了，你只記住了樺川隊伍的暗號是『柳葉』數目是十七，記住了，將來咱們在山裏遇會，也好打招呼，可是我還有一件不大重要的事要問問你。」崔日山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孔煥方說道：「你父母妻子兄弟跟舅媽全死在他們手中，你自己可愛的孩子，也是死在他們手內，可是方才李愛泉家中我用槍要料理那個孩子斬草除根，你爲什麼反攔阻我？怎麼叫孩子無辜，難道你的家室就有罪嗎？」

崔日山嘆息一聲道：「煥方！我全家遭遇那麼慘，被害那麼重，把李愛泉全家殺個雞犬不留，解不過恨來，尤其是我妻子被害的那麼慘，殺我妻子的雖是竹川太郎，終歸



是李愛泉父子造成的，煥方！誰非人子，誰無父母，我可愛的家室死在他們手中，想起來就叫我痛心欲死。這種禽獸行爲，只有他們那變殘忍的去作，我們是有天良，是有血性，有人心的人，李愛泉父子作惡，但是他家那個小孩子，他是無辜無知，有什麼罪惡，並且我絕不恨他們那麼想，什麼叫斬草除根，不留後患，作惡的只是李愛泉父子，和他那個萬惡的女人，跟一般爪牙們，至於那個孩子，我們再殺了他，終歸是我們的殘忍，我和他所結的仇，我很盼他後輩兒孫；能夠和我崔日山從頭到尾清算一下，煥方，我這種心念，難道不對麼？」

孔煥方點點頭道：「日山！你這種想法很對，這顯得我過份的不能容忍了。」崔日山道：「這是環境不同，我因爲是想到我的家室死的痛心，我越覺得一般天真的孩子們可愛，不要提這些了，我們現在且許國，把私人的情感，完全放下不再提他，時候已經不早了，我們應該分手，但盼我們弟兄能有相會之時。」孔煥方知道這番話勾起了崔日山的傷心，也隨着站起向崔日山道：「日山，就這樣，我們現在雖則不能合到一處，可是所走的道路相同，我願意彼此全珍惜着這條性命，爲我們處在水深火熱的苦難同胞們，多作些有益的事，轟轟烈烈的幹一下，日山！前途珍重，後會有期。」兩人就在葉子山分手，崔日山他遂從這裏繞着很遠的路，趕奔鳳山鎮附近的東山去尋奉天培等

的下落。

可是這般人已經隔了這麼多天，他那裏會找得到，他把東山一帶好幾天的工夫全搜緊到，奉天培等這一般人，一個也找不到了。現在崔日山仗着身邊有些個錢，不致於困住，他想着奉天培或許仍然回轉金川集合舊部。崔日山此時是無投無奔，個人是決意找到奉天培跟隨他們一同的行動下去，因為現在除了生死不明的兩個弟弟，鳳來村那邊，再沒有至親骨肉，從東山這裏想奔金川，不過在路上崔日山他是時時設法四處裏打聽着。

因為奉天培他們是在金川那裏不能立足，全被打散了，他們才來到鳳山鎮一帶活動，自己在獄中因為時間不容許，始終也未能問明奉天培究竟爲什麼事在鳳山鎮被捕入獄，可是看他被捕後逃出來的情形，分明在這一帶有活動，所以崔日山不緊着往金川趕，他恐怕他們這班人依然沒離開這一帶，崔日山出了鳳山鎮所管的地面，這一天來到離開鳳山鎮百餘里，一個山邊，這裏是一個大鎮店，並且是一個交通上很重要的所在，靠東邊這個大市鎮，名叫中陽里，這也是一個村莊的名目，不過地方大，人口多，崔日山依然是小心着，因為自己這種年歲，走到什麼地方全危險，所以不敢往市鎮裏去，緊貼着山邊轉過來，他爲是找到附近山居的人家給他們幾個錢換點飲食，探聽探聽

附近的情形，並且打聽前邊的道路通着那裏？

躲開那個鎮向順着山邊找過來，他看到前面靠着山口旁，貼近山坡邊，有十幾戶人家，崔日山來到近前，見這裏雖則也是山居的情形，可是這些人家所住的房屋也十分整齊，崔日山遠遠地先張望了一下，見山坡前十分清靜，緊靠着北坡這邊兩間房子內走出一個中年的女人，崔日山趕忙的到了近前，向着這個女人打着招呼道：「這位嫂嫂！我跟你打聽打聽眼前的道路，通着什麼地方，我想奔樺川郡，可以去得了麼？」崔日山此時他可是仍然裝着帶病的情形，走路時故意的很遲慢，手裏頭更扶着一個木杖，爲得這樣好掩飾自己本來面目，這個女人他似乎很注意崔日山的面貌，不住的向崔日山臉上看，跟着說道：「客人你想奔樺川郡，你把路走錯了，你應該一直的從西邊進中陽里的鎮甸，從鎮甸營中橫穿着就到了碼頭那裏，順着河邊一直的走下去，那條道不用打聽，順着公路邊，就是奔樺川郡的道路，要是從山口這邊進去，也一樣去得了，不過是多走幾十里路。」

崔日山心想，我貼着公路那是送死去。趕忙改口道：「因爲我們還有一個伙伴，他比我早走兩天，因爲他任家在仁山裏，是從山口往西去才對，我得找他必須從山口邊進去就對了，我身上又帶着病還得趕路，大嫂！你行個方便，你有現成的食物給我找一

些，我身邊到是還有錢，免得耽擱工夫，再往鎮甸裏去了。」這個女人他一邊聽崔日山說着話，兩眼還死釘着崔日山的臉上，這時點點頭道：「吃的到現成，你叫什麼名字？是從那裏來？」

崔日山此時可真不敢再說真名實姓了，從前不過是躲避着抓壯丁，不敢回鳳漆村，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，自己是從鳳山鎮監獄裏逃出來，越獄脫逃的犯人，無論什麼地方抓進去，就是死罪。所以向這女人道：「我是元山附近的人，我叫安日生。」這個女人遂招呼着崔日山跟着他到了他所住的房子門口，崔日山是不想進去，自己身上是一身泥土，更看到這女人衣服也齊整，房子也乾淨，所以站在門邊想等候着，可是這女人却一定拉崔日山進去，自己在門邊只好把鞋脫掉，走進裏面，崔日山看到房子裏，收拾的那麼乾淨齊整，自己想着他們這個地方到還能安生的度日，看這情形他們的生活一定也很好，這個女人從裏面房子內拿來飯菜，叫崔日山吃，崔日山果然估料的不差，這家人生活很好，在這種時候，一個住在山邊的人，還有大米吃，簡直是少見，因為看到他屋中再沒有第二個人，剛要向他問，他家中還有什麼人，這女人已匆匆走出房去，崔日山也不作理會，可是聽得他出了屋之後，順着門前緊跑了去。

## 九 絕處逢生兄弟相會

崔日山他究竟在這種離着市鎮近的地方有些担心，因為身邊還藏着一桿槍，自己可就趕緊把飯吃完，從身邊取出些錢來，但是這個女人沒回來自己不能走，人家一番好意，自己一個過路客人，主人不回來就走，有極大的嫌疑，只好等候着，工夫不大，這個女人回來了，看他頭上忙着，崔日山趕忙站起，說道：「大嫂！太招攪你了！這幾個錢算我一點心意。」

這個女人滿面堆着笑，他比先前還和氣，一邊推着崔日山的手，一手却按着崔日山的肩頭，叫崔日山仍坐下去，口中在說着：「客人吃這一點東西算什麼，我那能要你的錢，你坐下，我家中沒有人了，只有我一個，我們因為離着市鎮近，什麼全方便，一個出門的人，太不容易，我給你泡茶，地方也方便，你到裏面洗洗澡，可以減去許多勞累不好麼？」他說着話，把崔日山按得又坐下。崔日山聽得他這個話突然一驚，自己趕忙的一閃身，站了起來，向這女人道：「謝謝大嫂的好意！我有要緊的事，不能就擱了，再走到這裏再向你道謝吧！」這個女人他還帶着笑的要攔阻崔日山，崔日山是不管他是什麼心意，這種地方自己萬停留不得，所以把面色一沉，把手中的錢拋在草舖上，奪門

而出，這個女人見崔日山有發怒的情形，也不再過分攔阻，他可是跟着走出門外，口中說着：「客人！你何必這麼忙呢？」崔日山只好含糊的答應着，鞋已經穿好，更看到旁邊兩間房子有人在推着門，往這邊張望，崔日山扭過頭來時，那個人已經退進去，崔日山扶着一條木棍子，順着山邊往南走，轉下這條山坡，就是前面那個山口，自己要趕緊離開這裏。

順着一片斜坡走下來，趕到轉彎時，無意中向山坡那邊看了一眼，只見那個女人，他那裏似乎向山坡東邊不住的揮手，崔日山自己也就趕緊轉進山口，這條道崔日山是沒走過，山口內道口不寬，草木叢雜，並且山口內很清靜，兩邊全是很高的石頭坡，遍生着野草樹木，崔日山順着山道往裏走，耳中聽着偏着右邊山坡上，唼唼地響着，這是一個白天，崔日山抬頭看了一下，有許多小樹擋着，隱約的上面似乎有人走過，但是這種地方，崔日山也沒有什麼疑心，隨時有上山砍柴的人，自己走自己的路，管不着這些事。

他順着山道已經走出很長的一段路，前面山道彎轉，崔日山剛往轉彎這裏走過來，突然有人喝聲：「站住！不許動！」崔日山一驚，一停身從山彎這裏閃出兩個人，一個三十多歲，一個有四旬左右，這兩個人，衣服打扮，崔日山一看就知道，自己要毀在

這，這種人無形中他們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特色，一望而知是衙門口當特務的一流，這兩個人很快的貼近崔日山的身旁，那個年青的，他一伸手就把崔日山捏着木棍這隻右腕子抓住，厲聲說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裝得很像，你的病好得真快！你是不是，從鳳山鎮來？說痛快話別叫我們費事。」崔日山抬起頭來道：「你們這是作什麼？我一個走路的，人犯了什麼罪！」

那個四十多歲的漢子，立刻一揚手照着崔日山臉上就是一掌，口中在罵着：「該死的東西！你還敢強辯，衙門裏說去！」他伸手就把崔日山的左臂也抓住，跟着從他自己口袋中掏出一副銬子來，往崔日山的左臂上就扣，這一來崔日山可不能這麼忍受了！倘若被他們把這銬子帶上，可就毀了，自己在這時毫不容遲緩，因為是人身上有犯法的東西，立刻把雙臂一振，口中在喊着：「你們是土匪。」這兩個人猝不及防，被崔日山這隻胳膊，搗在了他兩人的身上，這兩人的胸前被搗，身軀一擺，崔日山已經向前猛竄出去，這兩個人齊聲暴喊着：「你敢拒捕，不站住！可開槍了！」崔日山那肯聽他們這個，順着山彎前如飛的向西緊跑下去。

仗着這帶荒草樹木很多，崔日山順着樹林子下面，往西緊竄過來，後面這兩個特務是窮追不捨，內中有一個可真個的連向天空打了兩槍，他是想把崔日山威脅住了，崔日

山此時雖則跑得離着他們很遠，可是這一帶山道很長，自己更不識路徑，一連兩次想往山坡上逃竄，可是山坡陡峭，自己滑下來，反到險些摔傷，這時後面一響槍，是一個白天，這個山道內只要再有人，迎頭走過來，自己越發走不脫，崔日山他始終沒敢用這條木棍，對付那兩個人，自己就是留了退步，萬一走不脫，自己還有辨別地方，現在後面追的急，崔日山趁着他們沒追到近前，自己很快的把自己身上那桿槍拔出來，緊貼着山邊，有一棵最高的楊樹，這個地方容易辨認，崔日山趕緊地轉到樹後回頭看了看，離着還有十幾丈，自己趕忙把山坡邊地上的碎石撥開，把這桿手槍插到碎石下，趕快的把上面的碎石平了一下，這也是崔日山命不該絕，他把這桿手槍一掉，救了他的命，他能可不死。

這兩個入全是中陽里這裏軍部裏的特務，這個中陽里雖則是一個村莊，因為是一個交通要道，陸地上有公路，水路有航運，所以這裏住着軍部保護運輸，崔日山也是自己太大意了，這種大鎮甸，自己就不該來，山邊那幾家，完全是在軍部裏，在警察署，當特務的家屬，鳳山鎮那邊事情鬧的那麼大，死了許多軍警，公事早到了這邊，逃走的人，年歲相貌全開了單子，各處在嚴拿他們，軍部裏更定出賞格來，所以地面上這般爪牙們已經連續着抓進許多嫌疑犯來，崔日山在山邊遇到的那個女人，就是在山道堵截他



那個年青的妻室，他們已經算計好了，崔日山只有走這條橫山道，他們還仗着沒有這般逃犯的像片，憑公事上的指示，無法認出來，要不然崔日山當時就得被打傷，此時山口前邊也有人埋伏等候。

崔日山把槍藏在這，他趕緊仍然向西飛跑，但是剛出來有十幾丈遠，從樹後轉出一人，口中喊着：「敢動！」一枝手槍已經指着崔日山的胸口，崔日山此時把手中的木棍一扣，却高喊着救人呀！這人往前一湊，砰的一腳踹在了崔日山的腿上，崔日山被踹倒，後面的兩個人已經趕到，手銬子很快的把崔日山兩隻手腕銬上，跟着就是一陣子暴打，崔日山此時已然被捕，口中只有喊着：「你們這羣沒有心肝的禽獸，我一個帶着病的窮人，你們這麼無故的拿我當犯人看待，你們就忘了也是朝鮮人麼！」此時兩個人已經把崔日山架起，一個人搜遍到全身，可是身上沒有犯法的東西，不過身邊帶的兩千多元，被他們搜出來，又是被他們一陣暴打，反問崔日山你既是窮人，那來這麼多錢？崔日山此時知道辨別一點用也沒有了，索性一句話不再多說，任憑他們打着罵着兩個人架着他順着山道退回來。

這時崔日山自己打好了主意，只要他們認不出自己是鳳山鎮的逃犯，自己就咬定了是作苦工的逃出來，到可以沒有死罪，就是給他們再作了牛馬，還可以有逃走的機會，

不大的工夫出了山口，一直的奔了這個中陽里，從一條橫街過來，不遠就是一個警察署，崔日山被推進裏面，前面有一排木板房子，裏面全是先捉進來的人，也有老的，也有少的，有廿多人，崔日山被他們猛推了一下，倒坐在牆根下，這三個特務全走出去。這時崔日山低頭坐在那裏算自己的口供，這時已經把先捉進來的犯人，帶進去，兩個審問，在這裏已經聽得見犯人被打哀號之聲，崔日山此時知道自己這麼磨折，不易活下去了，不過還是這樣想可還是打算着只要自己槍斃不了，變着法子，跟他狡展抵賴，只要真個把證據擺在面前，那再低頭領死。崔日山是飽嘗這種官司的責打，反正一過堂，就折騰你個死去活來，這是搪不過去的事。

這時，忽然外面一陣皮鞭子聲響，人很多，他坐在裏邊看不見外邊是什麼事，跟着聽的外面有人在說着：「後面押着的人，案情重，還沒審訊明白，這裏可有一二十個嫌疑犯，倒可以在這裏面挑些人走。」另一人說道：「不管怎麼樣，軍部那邊非得挑十二個人，好，我們先看看。」跟着門開了，一個警官，兩名警士後面而立，穿軍裝的全是軍部裏的人，這六個人一同走進屋內，那名警官在喝叱着：「不許動，不准說話，全抬起頭來。」崔日山也隨着衆人一抬頭，看進來的人，吓了他一身冷汗，那個日本軍官身旁一個穿軍服的，正是自己的胞弟崔東山，他已經好久沒有信息，生死不明，此時竟會在

此處出現。

崔日山看到他弟弟崔東山，先前眼光正看着別處，自己也不敢低頭了，趕到這個崔東山扭頭向這邊看時，同胞兄弟，任憑怎樣折磨，離別的年頭又不多，那會不認識，那個崔東山，他滿面驚異，似乎要開口招呼，崔日山裝作用手抹頭上的汗，把頭擺了一下，崔東山也似乎有所顧忌，他趕緊一扭頭，向這警察所的一名警官道：「年歲大的不能用，我們暫時挑檢一下，回頭咱們再斟酌案情。」這個崔東山更跟身旁軍部官佐說了幾句，他順着窗戶那邊轉過來，認爲可以帶走的人，問一下姓名，警官這邊趕緊的用鉛筆在本子上記下來。

崔日山此時心跳得自己幾乎全聽到，此時看到胞弟崔東山似乎把氣沉住，自己知道他也在提防着了，趕到從裏邊牆角轉過來，到了崔日山的近前，向崔日山道：「你把臉仰起來。」更帶着懷疑的神色，哼了一聲道：「我怎麼看看你這個人面熟，我大約在陰城或是利川許是見過你，你叫什麼名字，會手藝吧？」崔日山在提心吊胆的答道：「我叫安日生，我不會作什麼手藝。」崔東山道：「這可不許說假話，一點不錯，你叫安日生，你在利川汽車廠裏擦車的是不是你？」崔日山一聽弟弟這個話，明白他的意思，趕緊順着他的話風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始終是個作小工子的，在汽車廠，擦過車，學

過手藝，不過全沒學會。」崔東山道：「這多麼爽快，實話實說，有你的便宜，爲什麼案情被捕，敢是勾通奸匪不想活了麼？」

崔日山道：「我還敢作那個事，我因爲上半年腿摔傷，又鬧病，所以不能操作，流落下來，我是安心找點工作，可是走在中陽里東，爲了一時誤會被捕，我還不知我是犯了什麼案。」崔東山沉着面色，向崔日山道：「現在擦車修理平常機件，你能幹不能幹？」崔日山知道自己有了活路，更看出胞弟，這種情形，軍部那方面有點力量了，趕忙答道：「我還幹的了，現在的病也好多了。」崔東山道：「碰你的運氣，我崔東山若不是知道你的來路，還不敢要你，回頭看看你案情輕重再說。」崔日山知道胞弟的名字並沒改，這是告訴自己，不敢隨便的多說話，低下頭在等待着，崔東山把這屋中被押的人，挑出十二個人來，那警官把名字全記好，崔東山更用日語跟那名官佐說了一陣，他們一同走上去，本來崔日山是以嫌疑被捕，在那種時候，到處是憑藉勢力，崔日山此次並沒有犯罪的證據，並且那兩名特務抓他時，把崔日山的錢完全吞沒，並未交案，他們雖說是按着鳳山鎮的公事認爲崔日山年歲相貌頗像逃犯，可是究竟沒有人能指認出來，他就是越獄脫逃的崔日山，他這個胞弟崔東山，此時在軍部裏輸送大隊已經有點力量了，此時這一從旁向日人說了私話，這個人有手藝，可以用，他們輸送大隊正需要這種

人，警察署這方面又沒有審問，這次真便宜了崔日山，他自己也不敢再說個人有那麼多錢了。

過了不大的工夫，竟把這十二個人完全提出來，把他們手銬子全去掉，外面已經預備好了卡車，把這十二個人帶到軍部分配工作，這班人進去，逃是休想，那個崔東山他不過說是從前看到過這個人，他可也不敢承認有什麼關係，不過崔日山決吃不着什麼苦頭了，崔東山抽冷子告訴崔日山你要努力的幹，好在也不是整個的讓你修理機件，你只隨着我指定的地方，好好的操作着，有我暗中幫助你，只要過個十天八天，也就全看會了，崔日山滿懷冤憤，跟胞弟雖則見了面，沒有工夫和他述說家中的遭遇，不過崔日山在軍部裏面，暗中有人這麼照顧着，他只半個月的工夫，把汽車上的事，全弄明白了，這是一個水陸交通的地方，運輸的事極忙，這裏平時總有幾十輛卡車，常常的來往着，裝運軍用物資，那個崔東山是真謹慎，只有囑咐崔日山，千萬的可別想逃，逃不出去，弟兄兩個一個也活不了，好好的認真工作下去。

崔日山聽從胞弟的囑告，他在這軍部汽車廠裏，真個的用心練習起來，自己受不到什麼虐待，個人認爲這也是個機會，我就是找不到奉天培等一班人，不能加入他們的組織，但是我能在這裏面日子長了，活動起來，不也是一樣能找到機會麼。崔東山更找到

一個汽車廠中的好手，把崔日山撥到他身邊，託付他照應着崔日山，這一來，崔日山關於技術上，越發學得快了，這裏面只要工作上努力，手藝越是好的，也能得到很好的待遇，不過是監視的嚴，沒有命令，連在廠裏全不許隨意活動，崔日山一晃，就是一個多月的工夫，可是看到崔東山，他倒是常常的隨着運輸隊出去，他們一出去就是十天八天才能回來，崔日山此時再不想逃了，這天趕上廠裏事情清閑，天氣又不好，晚間下起雨來，那崔東山也正趕上隨着輸送隊回來，在夜間悄悄的找了崔日山來，告訴崔日山今夜很難得的機會，管我們這個運輸隊的小藤隊長，和朋友吃酒，吃得爛醉，我們弟兄可以細談一下了。

崔日山滾着淚道：「東山，我一家人落得太慘了。」遂把鳳來村的遭遇，以及自己被捕脫逃父母妻子的慘死，和復仇的經過，全說與了崔東山，崔東山聽到家中遭到這種大禍，也是痛哭不止，憤然向崔日山道：「哥哥，我自從被抓當了壯丁，先前只是當那種苦力，我不知道我怎麼這條命，受得這麼折磨，多少次全是死而復生，像我們這班人，只有有手藝的人，還能將就活下去，我輾轉被撥到江原道時，才把我分到汽車廠，我仗着當初學過幾天，略微的明白些，算是不像先前那麼受罪了，我一點一點的技術也學出來，修車運轉全弄得很清楚，更遇到這個小藤長官，他待我還不差，這一年來，漸漸

的熬出來，我是始終一口咬定無家無業，任什麼人沒有，因為我年輕肯幹，他們也不再疑心我，我們這個運輸隊到這裏不久，他是不斷移動着，不准撥到什麼地方，現在我不時的能夠帶着一隊卡車輸送，雖是隨時有人監視，也好得多了，只要不出差錯，倒還能蔣就活下去。」

## 十 冤家路窄

崔日山聽到崔東山這個話，把面色一沉道：「不錯，我現在也看得出你的生活很好，你幹着也高興，好吧，你將來熬着就許也當了運輸小隊長，東山，東元二弟，到現在沒有下落，他是不是活在世上？不敢指望了，現在意想不到的我們弟兄重逢，你念在同胞手足之情，你得給我想法子，你知道哥哥受的苦，受的罪已經無法詳述了，雖則李愛泉已被我處置了，但是你嫂嫂你姪兒，還是含冤地下，死不瞑目，何況我們要睜眼看我們這一班苦難人，所得到這種賞賜，現在有了碗飯吃，就把他全忘了，東山，你覺得對得起自己麼？你我同胞的弟兄，我什麼話告訴你，你得想法子給我機會叫我走，我不能常久的在這裏苟且偷生，現在雖則受不到什麼虐待，但是我們隨時全有死的機會，你得幫助我，叫我逃出去，我決不強人所難，叫你隨我一同走。」

崔東山容得哥哥把話說完，哼了一聲道：「哥哥，你把我竟看成這種沒出息的人，你這個弟弟自認還不是那種忘了本來面目，國仇家恨，那一件事不擺在心上，可是作苦工被虐待，被打死，那只好認命，不死活下來，有這條命，就得死個值得，難道我這種想法不對麼？你現在想逃，你要逃到那裏，你逃出去有什麼力量。」

崔日山道：「這你可以不用管，我有去的地方，我不是已經告訴你，鳳山鎮越獄脫逃，已經交了朋友。」崔東山道：「哥哥，因為你寸步難行，只有在廠裏工作，我的消息，可比你靈得多，現在他們可嚴厲對付各處的祕密組織，你所說的人，恐怕一時不能恢復起來，我們受了這麼多的罪，能夠活到今天，現在已經有了機會，叫我選擇死的方法，死的道路，我們爲什麼不好的選擇一下，我認爲哥哥你進得運輸隊，是難得的機會，他們的疑心很大，所以我輕易不敢和你見面，和你說話，我們何不就在這個運輸隊裏找機會比什麼多強，要幹是轟轟烈烈作一下才是，現在逃是很容易，弄兩把傢伙走，也作得到，可是逃出去，究竟有多大的力量，我們能作出多少事來，總要仔細想一想才好。」崔日山聽到崔東山這個話，才把氣略平了平，可是跟着向崔東山道：「你的話固然是有道理，但是常久的在這裏這麼嚴厲的監視着，你又有什麼法子活動？這裏雖則也是一個重要的地方，在這裏就是能找到機會，我們把性命犧牲在這，恐怕也沒有多大的



作用，還不如脫身逃出去，在外面活動比較着得手。」

崔東山道：「哥哥，你不必固執，我認定了我們在這裏忍受下去終歸是有代價的，只要我們的心不死，明面上威脅利誘什麼全接受，我們要先取得自己的自由，像我現在已經能夠隨時隨着輸送出發，與我們志願有許多幫助，眼前的事，不就是個榜樣麼？若沒有我這點力量，只怕你逃不出去了，在這裏被抓進去，鳳山鎮公事再一調過來，有多大力量也無法挽救，你還是好好忍耐下去，努力的造就自己的技術，有了機會在他毫不疑心下，我必然給你設法，將來的事，我決不牽掣你，咱們弟兄是各幹各的，哥哥，你只要放心我，我崔東山心不會死了，就是了，李愛泉一家雖死，還有車成軒那個東西，並且竹川太郎尤其是好打聽的人，我們往後很有機會找到這班劊子手，你聽我的話，不要三心二意，像奉天培等一班人，我們現在雖則不能和他們合到一處，我們只要自己有了力量，變着法子從旁相助他們這班人，不是一樣能盡力麼！」

崔日山被弟弟一番苦勸，自己經過這幾次九死一生的事，遂也暫時安心在這裏，他真是下了苦心的練習，所以他的成就也特別快，又有東山照應着他，幾個月的工夫，崔日山已經熬出來了，在車廠裏，已經担任起修車班的小班長，那個崔東山找到了機會，必要在小藤隊長面前叫崔日山露出他的技術精良來，不只於修理上手底下比別人特別的

快，車上有什麼毛病，只要他伸手，就能找到，他開車的技術，也是一天比一天進步，這一來崔日山漸漸的也能夠隨着卡車隊到碼頭上裝載軍需，往軍部裏運，不過長途出發，還是派不到他，崔日山更是自身十分的謹慎着，一點犯規矩的地方沒有，連着得到幾次的獎勵，這個小藤隊長，漸漸的信任他了，又過了兩月工夫，這個時候軍運是特別忙了。

忽然這次因為裝載大批的軍需運赴釜山，此次出動的卡車二十四輛，把這運輸隊的人完全得用上，這一來崔日山也得隨同出發，沿路上戒備的嚴，押運的軍兵也多，到釜山是很遠的路，得用六天的工夫到遼，依着崔日山，要趁着這個機會動一下手，把這批軍火物資給毀了，趁勢逃脫，可是崔東山依然的攔阻着，叫崔日山不要妄動，因為這次用人用的太多，這汽車隊內，有十幾個全是頭一次加入輸送大隊出發釜山，崔東山因為日子久了，他一切事明白，對他們這班人是個別注意着，一個弄不好，不只於自己走不脫，連別的人，也全得帶累了，並且這種事沒有外援是絕對不能動手，事先沒有跟外邊連絡，動上手，非毀不可，本來這種事機會是很難得，不是適宜的地方，決不能下手，沿途上有這種大宗軍火物資過境時，他們連絡的非常嚴密，沿途上各處駐軍全派出部隊來嚴密監視，這一來，這批卡車，竟是安然到達釜山。

不想動手，沿途上就得照舊的表示出來盡心盡力的保護軍運，這一來，到達釜山之後，崔日山弟兄，因為沿途上很出了力，修理機件，期限一點沒耽擱，反能夠早到了半天，他們這批軍需完全交到清野部隊，這也就是釜山的軍需總站；小藤隊長對於沿途出力的人，他是十分獎勵，可是這裏正在用人之時，這邊的軍部告訴小藤隊長挑選技術好的，要留下十二名運轉手，可是小藤隊長是竭力爭執着，趕到挑選時，偏偏的把崔日山留在釜山，這一來沒有辦法了，這種命令，誰也不敢違抗。

小藤隊長，他因為先前對於自己所領率的這些人，盡力的褒獎，可就沒分出來，那一個是在他運輸隊效力的日子多少，名單上把崔日山留在這，崔東山仍然是回中陽輸送隊，弟兄兩人，就在這裏分了手，在這種地方也沒有多少說話的機會，崔東山不過示意哥哥好好的安心在這裏服務，他可悄悄的告訴崔日山，這裏是一個軍需總站，往關東輸送的一切全從這裏轉出去，是個很好的地方，安心在這裏等下去，比那裏好。崔日山想想這個機會也很難得了，在中陽輸送隊那裏，自己終歸是警察署被捕的嫌疑犯挑出來的，任憑呆的時候多久，他們總有懷疑的地方，由中陽輸送隊轉調到釜山，自己總算是部隊裏過來的人，過去的事就容易掩飾了，何況自己這點本事，也是可以交代的下去，在什麼時候也不會走在後頭，告訴崔東山不用惦念，弟兄們雖則離開，自身越發的

會謹慎，不會露出馬腳來。崔東山他們這一班人仍然回轉中陽輸送隊。

崔日山在軍部這邊，乍一來是摸不着頭緒，可是他修車，開車的技術好，過了沒有多少天，他已經得到這裏長官的賞識，在這釜山地面更是黑夜白日的忙着，在海濱碼頭和車站，每天總有上萬人的操作着，可是崔日山，在軍部的輸送隊中，眼中所看到這一帶被抓進來的人，他們整天的被打着罵着，不時的遭到槍殺，越發加深了他的痛恨厭惡，這一天正趕上八輛卡車從碼頭裝運了大批的物資，運赴倉庫，可是內中一輛車出了極大的毛病，這輛車擋在頭裏，那一段路又窄狹，這一隊卡車完全停在路上，裝運的還全是重要的軍火，這一來督隊的官佐，因為天也晚了，車全部的停頓在路上，是極危險的事，前面路上的運轉手，已被打得頭破血出，可是換着連招呼過四五個去修理這輛卡車，他們就是找不到毛病，挨個的全挨了槍托子，挨了踹，此時更有駐守該地的軍兵，全在這附近拉開隊伍，因為離着倉庫那邊還很遠，就是再叫了卡車來，把頭裏這輛車拖了走，也得就誤很大的時間，此時崔日山他在最後面，也被招呼過來，官佐們立刻招呼他查看這輛車的機件。

崔日山現在已經學得很好的技術，他查看之下，已經找到了機件的毛病，天已經黑了，借來幾隻電筒，招呼幾個人看着，用電筒照射着，把破壞的地方，用他嫻熟的技

巧，很快的竟把機件修理好，崔日山叫他們替自己開後面的車，他自己開動這輛卡車，這一隊汽車安然到達倉庫，路上那麼多人，全找不到機件的毛病，崔日山只用了十五分鐘的工夫修理好，這件事在軍部這邊傳揚開，所有日本官佐們沒有不誇讚這個叫安日生的司機手。

這天釜山特務機關連着來人，指名叫這個司機的，崔日山遂被帶到特務機關，到了這裏以後，好幾個人向崔日山道賀，說是特務機關長，已經聽到軍部那邊到處的宣揚着你的技術特別好，現在把你調到這裏就是給機關長開車，只要好好幹下去，往後有極大的希望，趕到這般人一說到這位長官的名字，竟是竹川太郎，崔日山聽到這個名字，如同沉雷轟頂，自己認定了這是死期到了，崔日山臉上未免變顏變色，旁邊的官佐們看到他這個情形，就有人問安日生這是怎麼，難道你不願意幹嗎？

崔日山知道自己神色上被他們看出來，趕忙說道：「我是自己想我還會有這麼好的運氣。」他用這話掩飾，別人也就不理會了，崔日山此時把氣往下沉了沉，自己想我怕有什麼用，況我跟這個東西並沒見過面，我鳳山鎮被捕入獄，沒容他親自審問我，他第二天早晨就被調走了，我現在名字改了，在這裏能遇到他，這是我崔日山的幸運，我怕什麼？這一來崔日山把氣沉下去，靜靜地等待着。

隔了很大的工夫，把崔日山帶上去，果然誰也不認識誰，這個竹川太郎現在地位高了，他對於崔日山絲毫沒有疑心，認為軍部那方面是可靠的，當時他更故意的試驗，早先把一輛汽車機件弄壞了，也是很難查出的毛病，他在旁邊監視着，叫崔日山動手修理這輛車，崔日山認定了這是給妻子復仇的機會到了，很快的把機件修理好，竹川太郎更叫崔日山當面試驗，把這輛車開動，崔日山把自己的本領施展出來，在這院中連走了好幾個小迂迴，這是行車時最難的技術，這一來竹川太郎十分滿意，給崔日山在這裏補了正名字，崔日山就算是給竹川太郎他個人開車，不過這種地方防範的十分嚴厲，他這種機關，權力極大，不止於他自己這裏用着一般很有力量的人，連地方上警察署部隊全是十分保護着，並且竹川太郎本人也是時時在防範着有人不利他，所以他平時總有人在旁邊保護，崔日山他在鳳山鎮監獄逃出後，跟奉天培等遇合，後來又遇到孔煥方，他接近的這般人，全在十分鼓勵他，叫他眼光放大，不要只爲個人的恩怨，忘了全國同胞所受的慘痛，崔日山此時雖是十分接近竹川太郎，偶然的有了機會到是很能下手，可是打死他，自己也得犧牲了，所以不願意在這一帶下手。

過了有半個多月的光景，忽然竹川太郎接到了命令，叫他帶着一批軍餉，跟許多重要軍需，到滿洲國去，崔日山一得到這個信，自己就拿了主意，認定了此次只要跟着他

一到滿洲國去，自己再想回來就不容易了，並且聽到此時侵略中國的戰事十分激烈，個人此去就許仇報不了，反送了命，再不能遲延下去，他趁着竹川太郎忙着公事的時候，他悄悄地找到了一份地圖，詳細查看由釜山出發，所經過的地方，他們這全是軍事機關，這些不用保守秘密的地帶，很容易的把這一帶的形勢跟着公路所有的駐軍設防之處，全查看清楚了，崔日山認定了只要下手，就得在附近幾十里內，因為離着釜山附近他們已經把附近的村莊全平了，這是一個治安最鞏固的地方，可是再往遠處走，護路的隊伍也多，反到不容易下手，也不容易脫身，並且自己聽到一般苦工們傳說，釜山附近所有的村莊燒毀後，蒲岩那裏又遭一次大屠殺，老百姓們有不少逃出去的，可是這般人逃走後，按着這地圖的形勢，看沒有地方隱藏，蒲岩也是數十里面積，自己認定了這一帶必有逃走的人隱匿，自己下手也最好是在蒲岩附近，崔日山決定了主意，下手的地方不能越過蒲岩去。

又等了三天，竹川太郎起身赴滿洲國，他這次走就是一輛大卡車，上面裝着重要的軍需，前面卡車上防衛的十分嚴密，上面是八名士兵一名官佐，有機槍步槍，那個開卡車的也是朝鮮人，崔日山他在這種時候可不敢露出一點口風來，人心難測，誰也不知道誰究竟是什麼心意，不過走的人在三天頭裏就決定了，這個開車的名叫李金元，在來走

之前，崔日山按着平常的情形，稍爲聯絡一下，崔日山也只向他說幾句平常話，試探一下，趁着別的人沒在旁邊，崔日山向這個李金元道：「我們這次到滿洲國再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了？朋友！你家鄉還有人麼？」

李金元先笑了一陣，他笑的很不自然，看了看崔日山冷然說道：「我麼？現在只剩了這條命，任憑走到什麼地方全好，有吃的，有穿的，這還不感謝天皇的恩典麼！」崔日山也帶着笑容道：「咱們兩人是一樣的情形，不過我不願意永久離開我們朝鮮，我還盼着回來，遇到了機會，朋友能幫個忙麼？」李金元看了看崔日山說道：「我幫你什麼忙？你是走紅運的人，到了滿洲國至少你弄個隊長幹幹，朋友盼着吧！大東亞戰爭勝利你還不弄個官作麼？你給朝鮮人爭光，給朝鮮人露臉。」崔日山哼了一聲道：「謝謝你看得起我！你要認定了我是那麼有出息的人，我這趟好差事，我要盡我的力量，報答他們，你不要搶我的功勞！在路上我要多賣弄賣弄我的手藝，咱們誰也別管誰，各幹各的，你能答應我麼？」李金元點點頭道：「很好！我盼你努力報國，報答天皇和長官們的賞賜。」這兩個人說了些似是而非的話，崔日山自己認定了就是這個李金元他不明白自己的意思，可是他也找不出自己的毛病來，倘若他也是個有良心的，看國家觀念的，他就能無形中幫忙，助自己成功，因為要緊的是跟他卡車離開。



到第三天已經正式起身，崔日山現在任什麼沒有，這輛坐車還有兩名帶槍的士兵保護，從釜山開出，崔日山已經計算好了，把機件弄壞了一處，不過還能走出三四十里，必須經過極大的震動，所破壞的地方才能震斷，這完全仗着操縱的技巧，事情是毫無把握。車離開釜山十幾里，崔日山有了希望，前面的卡車，馬力開足了，果然有各不相顧的情形，到了蒲岩附近，崔日山雖則車走的慢，但是竹川太郎是絕不疑心，公路雖則不斷的在修理着，可是每天有那麼多載重的卡車在這一帶走着，所以路面上有許多處，被車輪輾壞的地方，崔日山開着這輛車，遇到這種地方他能夠很小心的叫車子不受震動，竹川太郎坐在車裏，他還認為崔日山這是對他的忠誠，他那知道崔日山是怕把機件震壞了。

趕到了蒲岩東山一帶，前面那輛卡車已經開足了馬力直轉過山灣，崔日山看到這一帶既沒有放哨的軍兵，前面的車已經走遠，他認定了下手的機會到了，這才猛力把車震動一下，停下來，動手復仇，崔日山當時也真是拚死，一個空手的人要對付三個帶槍的人，幸而金成水等在這里開始行動，竟是幫了崔日山的大忙，當時算是把竹川太郎打死，更弄此撞車慘劇來掩飾一時，金成水等接應他一同退上蒲岩山，更因為事情鬧得太嚴重，連蒲岩山一帶全有危險，金成水因為得到一個這麼有力量的人，得跟崔芳林等打

個招呼，更聽到崔日山的話，自己的根據地老村那一帶，也得消滅一切的證據，所以北下道南柳坡留下一部份人，這些人一同往樹林子這邊退下來，一邊走着，崔日山把自己所有經過的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番，金成水崔芳林等聽到了崔日山一生遭遇一個個是咬牙切齒的憤恨着，朝鮮的一般安善良民遭遇的殘酷，可是也欽佩崔日山這種堅決的抵抗復仇的勇氣，此時小林、小楓、小滄他們年歲數小，腳底下快，聽崔日山述說經過之後，他們會竄在頭裏去，崔芳林，池野木，金成水等，全隨在他們身後，因為現在回來的是這一帶的情形很不好，所以把多半撤回來，連金容湄，李淑雲也全跟着撤回來，崔芳林還是很謹慎的叫大家不要高聲說話，腳底下輕着點走，離着那片老林還有一段路程，也最是這個時候難走，天剛黑星月無光，雖是這一帶走過幾次，腳底下也得各自小心着，這時忽然隱約的聽到偏着西南一帶槍聽大作，崔芳林等大驚失色，招呼着大家，趕快撲奔根據地。

# 烽火忠魂

## 第二集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一九五〇年十月

著者

鄭

證

因

出版者

新

流

書

店

上海延安東路七九一號

經售處

育民正勵廣匯元

才生氣力文

書書書書書

書書書書書

局店局社局局館

各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

3

